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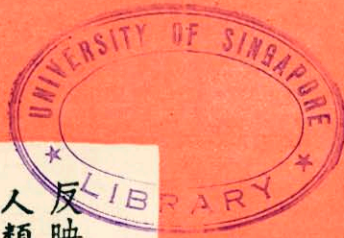
126240

版出月二十年二六九一

風蕉

Choa Foon Monthly

- 1 DEC 1962



本期要目

反映現實與表現個人莊重

人類的亮光

莎伊娜

大山與他

夢呓

破壞和建設

進退之間

一家

心靈上的暗影

燕子

奇蹟

方其明

夢平

晏草

藍影

黃思晴

張望

馬漢

年紅

吳靜子

魯文



5201
3600

122

(費收另不叢文篇中)角三份每

所謂「反映現實」與「表現個人」

莊重

最近，有些所謂「文藝批評者」向某些文藝工作者發出懇切的呼籲：「你們要在作品中反映現實，不可表現個人！」表面看來，他們似乎極爲關懷這幾位作者以及整個文壇的前途。

筆者對這些「文藝批評者」所指稱的「反映現實」及「表現個人」有相當深刻的瞭解；所以，當即對他們那似是而非的呼籲，置之一笑，而且深信凡對文藝略有認識的朋友對他們那種假裝「熱心」的態度，都會覺得有趣。

對於馬華文壇，筆者可說是十分熟識的；上自純文藝刊物，下至小報副刊，凡屬於文藝範疇之內的大文小文，差不多都看過，我就很少見到真正「表現個人」的作品。據筆者以及許多文藝工作者的瞭解，「表現個人」是指：作者在文字上表達的是與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毫無關聯的純屬個人的思想與情感。（這類作品雖與他人無關，但，作者仍有權利寫這類東西。）「反觀馬華文壇，我們是否有這樣的作品？一般的答案是否定的。

那麼，爲什麼那些「文藝批評者」要指責某些作者是「表現個人」呢？原來，所謂「文藝批評者」的話說得不够坦白，他們想說的是：「你們要寫人民大眾，要寫工潮，要寫罷課，要寫暴動；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是最徹底、最堅決的無產階級的文藝方針，它要爲最廣大的工農兵服務。你們現在反映的是少數人的生活，寫的是工農兵階層以外的人物；你們並不服從我們的文藝路線。」

我們暫且放開「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不談，先來討論「反映少數人生活」的問題。在筆者看來，是少數人也好，甚至是個人也好，只要他不是隱士，只要他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他便是這個時代的一員、這個社會的一份子，他既是屬於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他便具有某一方面、這個時代和社會的意識和感情；文藝工作者攫取他們作爲作品中的人物，雖然他們僅是少數人或一個人，但仍屬反映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的現實。布萊克說：「在一粒沙子裡看見宇宙，在一朵野花裡看見天堂。」我們爲什麼就不可以從少數人來看整個社會，從一個人來看人類的理想；凡是人，就有存在的價值；少數人有其生存的意義，一個人也有其求生的權利。難道只有「無產階級」才是人，才能象徵這個時代，才能代表這個社會嗎？也難道只有他們是值得讚揚，

值得崇拜的嗎？「無產階級」以外的人便不是人，不是屬於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嗎？他們就該受詛咒，就該被輕視嗎？不管怎麼說，這個道理是說不通的。

這麼說，那些所謂「文藝批評者」指諸某些作者描寫少數人或個人的生活不是「反映現實」是錯誤的了。當然，他們不僅是錯誤，而且是荒謬絕倫。不過，我們不可輕率的斥責他們，因爲，他們的指謫是吞吞吐吐的，在這陽光普照的地方，他們不敢把要說的話好好的說出來的，原來他們所謂的「反映現實」是在倡導「革命現實主義」。什麼是「革命現實主義」呢？試看下面的解釋：「爲了文藝更有力地爲廣大的勞動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服務，我們提倡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藝術方法。」哦，原來如此！又把問題扯到「無產階級」的身上了，我只好在這兒說：「我欲無言。」有什麼好說的呢？事實這麼清楚的擺在面前，那些「文藝批評者」不是文藝工作者，而是政治野心家的工具，他們的身份既是如此，他們的任何談話都不值得我們的重視；假如他們非要我們聽聽他們的談話，或是要我們對他們的談話發表一些意見，我相信我們所能說的話只是：「請走開，讓我們保持文壇的清淨和聖潔！要叫貴，要胡說，儘可以到政治的圈子裡去吵去鬧吧！我們絕不干預你們，也不爲難你們。」

最後，筆者必須指出：我並不附阿那個階層，也不反對那個階層。在上面，我說過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所以，不管是「無產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小資產階級」也好，在我的眼中，全是人，全是平等的。文藝工作者可以寫「無產階級」的生活，也可以寫「資產階級」的生活，當然，也可以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只要寫的是屬於這個社會中的一員，不管是羣衆是個人，都能作某一角度的反映現實，都能具有某一種程度的時代意識。

文藝工作者的創作除了對良心負責外，應是無拘無束的；這是今日大多數文藝工作者的偉大覺醒。誰若蠻橫的要在文藝作者的項頸套上枷鎖，或是自作聰明的擺出一副親切的笑臉，胡亂的來什麼指示和什麼標榜，他們的陰謀都不難爲大家所戳破。



人類的亮光——斯坦貝克

方其明

「我所徘徊的，是

個奇怪而無理性的天地，問題突如其來地冒出，而有待解決。這是個對我相當新鮮的世界，我考慮許多事件，然後，放回原處，我會經想我可以控制它，而使它們像支遊行的隊伍，隨時受我的命令行事，可是我現在感到恐懼，因為這個行列幾乎成爲獨立物；它有它的目的，它的手段與它的意旨；它與創造者幾乎脫離了關係。另一個惱人的思想又出現了，到底是我使它開始的，還是我無力抵禦？我可能是主持者，也可能是被動者，這似乎是條別無又路的小徑與不能反顧的筆直大道。」

上面這一段含義深刻的話，是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去年六月間出版的「令人失望的冬天」中所寫的。我們不想馬上給斯坦貝克的思想 and 作品作一個結論，所以，我們暫且不去討論他在上面那一段文字中所表現的感情和觀點。

許多人對這一位美國的老作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他是神秘主義者、原始主義者，也有人說他是人道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自然主義者。其實，要硬給斯坦貝克套上一個什麼主義是很不容易的，不過，我們仍可以給斯坦貝克的作品和思想作一個扼要的歸納。無可置疑的，斯坦貝克的作品內容是以苦難中的下層社會人物爲中心，他用嚴肅的、同情的筆觸去寫工人、農民、車夫、小店員的貧困、痛苦、失望以及夢想。有一個時期，某些政治野心家大大的讚賞他的作品，因

爲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儘是那些被逼害的「無產階級」；他們鼓勵他在作品中：應加強一階級鬥爭一的意識，然而，斯坦貝克置之不理，他在「憤怒的葡萄」中，會十分明顯的表明：「我寫作的驅使力，目的全在使得人們互相瞭解。」濃烈的傳達了人道主義的精神與理想。當然，他立即遭受那些政治野心家的冷落和批評；政治和藝術是兩件多麼不易調和的東西呀！

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斯坦貝克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沙林那斯鎮。他的父親是縣政府的科長，母親是教員。十七歲時，他升入斯丹福大學，可是，他並沒有好好的唸書，常常輟學，而且，只選讀一些自己喜歡的課程；二十三歲時，離開大學，沒有得到任何學位。以後，他跑到東部去，在紐約做了短期的記者，又做搬運工人及散工；四年後，回到加利福尼亞州，在一間別墅任看守者。有些人說，這幾年來的生活，使斯坦貝克決心以下層社會作爲日後寫作的材料；其實，斯坦貝克和下層社會接觸早在中學時期便開始，那時，他每逢假期都到農場去做散工，大學時期，他也常去農場工作；所以，斯坦貝克在很小的時候便已熟識勞工的生活。

一九二九年，斯坦貝克的第一部作品：「金杯」(Cup of Gold)出版，這本小說是記敘十七世紀一位冒險家亨利·摩根的生平。三二年，短篇小說集「天堂的牧場」(The Pastures of Heaven)出版。三三年，小說「致未知的神」(To a God Unknown)出版。三五年，小說「玉米粉煎餅」(Tortilla Flat)出版。三六年

，小說「曖昧的戰爭」(In Dubious Battle)出版。三七年，成名作「鼠與人」(Of Mice and Men)出版。「鼠與人」三幕劇及小說「紅馬」(The Red Pony)也出版。三八年，短篇小說集「長谷」(The Long Valley)出版。三九年，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出版。四一年，電影劇本「被忘懷的鄉村」(The Forgotten Village)面世，與李克斯合著的「柯鐵斯之海」(Sea of Cortez)出版。四二年，出版「月亮下去」(The Moon is Down)。四三年，出版「R.I.S.故事」。四五年，出版「罐頭廠巷」(Cannery Row)。四七年，出版「不穩的巴士」(The Wayward Bus)及「珍珠」(The Pearl)。五〇年，出版「亮光」(Burning Bright)。五二年，出版「伊甸之東」(East of Eden)。五四年，出版「甜蜜的星期四」(Sweet Thursday)。五七年，出版「費平第四的短王朝」(The Short Reign of Pippin IV: A Fabrication)。五八年，出版「既往不咎戰爭」(Once There Was a War)。六一年，出版「令人失望的冬天」。

斯坦貝克的作品是如此的豐富，要想來討論它們，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然而，我們仍想在簡短的篇幅內，和大家粗略的討論他的三部著作：「鼠與人」，「憤怒的葡萄」，及「令人失望的冬天」；這三部小說是斯坦貝克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鼠與人」是一部十分精彩的中篇，許多人都覺得這篇小說是斯坦貝克運用藝術技巧最高超的一部作品。書中的主角是兩個農場散工——喬治和林尼；喬治身體瘦小，林尼體格魁偉；喬治

腦子精靈，林尼思想遲鈍；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對比和結合啊！這兩個人相依爲命，林尼聽從喬治的主張，喬治關懷林尼的一切。他們的身世，正如喬治所說的：「像我們這樣的人，在農場裡作散工的人，是世界上最孤苦的人。他們沒有家屬。他們沒有住所。他們到農場作工，積得一點錢，跑到城裡，花個乾淨，然後又好到另一農場去拼命。他們不願將來。」然而，喬治和林尼不同，他們對將來有一個美麗的憧憬。喬治常常對林尼說：「有一天——我們積得筆錢，我們有一座小房子，兩畝地，和一幾隻牛，幾隻豬，還要養兔子。」這是喬治編織的夢想，它給林尼帶來了生的活力和向善的力量，也給喬治自己以某些程度的自我陶醉，同時，還給殘廢的老雜工康特帶來了生的鼓舞和信心。那些散工的慾望是那麽的小，可是，已能令他們感到十分滿足了；這是多麼的使讀者感動呀！爲了要實現那微小的夢想，他們辛勤地工作，戰戰兢兢地生活，忍受屈辱，省衣儉用；他們從一個田莊流浪到另一個田莊。後來，爲恐夢想毀滅，林尼在無意中殺死了田莊經理的媳婦，全書到此達到了高潮；斯坦貝克用十分簡短的文字，把一個人對希望的幻滅所感受的驚慌、恐懼，以及一個人在失望邊緣的掙扎和奮鬥，描寫得非常生動、感人。全書終結時，喬治爲了不忍看到林尼受私刑，不得不橫心把他槍決，林尼臨死前，仍念念不忘他的理想：「我們要有——一小塊地，……要有一條母牛，……或許要有一隻豬和一些雞，……而且房裡要有一小塊紫花苜蓿——餵兔子。」看到這裡，讀者能不流下熱淚，對林尼，對喬治，對農莊散工，對一切貧苦的下層社會，深深的同情和憐愛嗎？喚醒人類的同情心，去愛貧困的人們，正是斯坦貝克追求的一個目標。

「憤怒的葡萄」是斯坦貝克的傑作，被認爲是美國文學上的一個紀程碑。這本小說是以美國一九三〇年的大旱災爲背景，以那些向加利福尼

亞州逃荒的奧克拉荷馬州的佃農爲人物。斯坦貝克創造了一個裘德家族，塑造了一羣典型的人物。作者在這本小說中寫盡了貧窮農人的困苦，寫盡了社會的不平，全書簡直是佃農的史詩，可歌可泣，極爲動人。然而，我們必須注意，斯坦貝克在如此暴露農民的悲苦和社會的黑暗之小說中，他並沒有去刺激讀者的暴戾的情感，也沒有去煽動什麼「鬥爭」，但是，他也沒有給讀者帶來失望和頹廢，他在書中寫着：「細小的草芽從泥土裡伸出來了，再過幾天，隨着新年的開始，山上將變成淡淡的一片綠野了。」這是多麼自然，多麼容易爲人接受的希望和信念呀！他以「生命的光輝把黯淡的悲劇照亮了！」斯坦貝克熱望悲苦的人們發出生命的光輝，去創造一條生路，而不是鼓勵他們以「灑熱血、擲頭顱」的精神，去爭求生存。斯坦貝克的這本小說是如假包換的「反映現實」、「暴露黑暗」，但左派文藝批評家因爲他不能「舉起鬥爭的旗幟堅定的前進」，對他施以惡毒的攻擊，可是，他們的叫囂和批評並未影響「憤怒的葡萄」的文藝價值，世界文學界一致認爲它是一本優秀的小說。

「令人失望的冬天」是斯坦貝克去年六月間出版的一個長篇。這本小說的主角是一個雜貨店的店員福恰山，他出身哈佛大學，曾經歷過世界大戰，當過上尉，他原有機會升官，然而，却於戰後退役。他雖然生活於這個時代，但是，他却常常懷過去，他說：「有時，我在我的地方，不由自主地在腦中構思舊港的昔景——碼頭、船塢、倉庫、林立的桅和帆。而我的祖先，我的親人，在甲板上，在桅桿頂，那時，沒有商場的廢話和市儉作風。人人可以呼吸，人人有其尊嚴。」他辛苦地工作、賺錢，後來，他甚至買下了他工作的商店，可是，他否定金錢的可貴，他心裡想：「我要金錢嗎？哦，不！」當時，由於一宗貪污案，鎮上許多名流都捲進了漩渦，有眼光的人便勸福恰山出來競選鎮長，但他却感到茫然

，他又否定了權勢的價值。對於道德，他也是否定的，他認爲：「世界上有食人者與被食者，從這點出發，亦殊不惡，難道食人者比被食者更道德嗎？到後來，一切均被大地吞噬，狼毒而無情。」如果，說他不滿現狀，那麼，他不是肯定過去？事實上，又不然，回憶往昔，對他不過是一種慰藉，只不過是一些夢，當他清醒時，又覺得過去不會比現代好多少。他既否定現在，又否定過去，所以，當他對未來也否定的時，於是，「所謂的社會亮光與世界煙火是不存在的。各人有各人的亮光——孤寂的亮光。……」男主角的「內心低聲說，我要回家——不，不是家，回到賦予亮光的另一個歸止。亮光熄滅時，天間會比沒有光時更黑暗。」男主角用刀片割開自己的血管，他感覺到「一陣波浪把我衝到老地方的背壁，海的步伐越來越快，我必須掙扎出去，必須出去。我在及胸深的海濤中翻滾奮鬥，而無情海水像堵厚牆似的攔住我。我必須回去——去把護身符交給它的新主人。否則，另一亮光也要熄滅。」在「令人失望的冬天」中斯坦貝克以福恰山作爲現代某一羣人的代表，他們對這個時代感到徬徨，他們企圖追求某一種信仰，可是，那信仰却是遙遠的、飄渺的。他們對社會、對世界感到絕望，於是，他們退回到「自我」，想求一種自我的超越。其實，斯坦貝克本身何嘗不是如此，在寫「鼠與人」、「憤怒的葡萄」時，他對人類懷着極大的信心，相信人類能彼此瞭解，互相同情，相親相愛，然而，到了創作「令人失望的冬天」時，他開始在否定這個社會，否定這個時代，走上了與海威威威差不多相同的道路，可是他仍然對「人」具有信心，他說：「各人有各人的亮光——孤寂的亮光。」

斯坦貝克雖然退而爲「孤寂的亮光」，但那仍是一「亮光」，仍是希望，仍是信心。我們殷切地希望他不要熄滅這「孤寂的亮光」，否則，我們將墜入更可怕更黑暗的深淵。



莎伊娜

夢平

莎伊娜坐在軌車聲響的德士裏，她的心像車窗外的風那樣的輕快。

車窗外，晴朗的天空，流雲如雪的飛過綠意的原野和山巒。跟着車輪的轉動，一張張的天然畫景呈現在她眼前。她滾動着發亮的眼珠，心窩裏暖暖的，她看到廣無比的膠園、椰林，遼闊無涯的原野。她想，一切如此美好可愛，人生哪有什麼不能掘尋自己的幸福呢？

同車的一位馬來老婦，瞅着莎伊娜浮着笑意的鵝蛋型臉兒，好奇地問道：「小姐，你要到那裏去？」

莎伊娜收斂投向窗外的眼光，轉過頭來，清秀的長眉下，那雙亮閃閃的眼睛帶着笑意。答道：「我要到峇株巴轄。媽及（Makchik. 阿嬌）妳呢？」

老婦的視線凝注着她，眼色裡，有着困惑的神情。莎伊娜好生納罕。她想：準是我的服裝和膚色引她興起疑竇吧！

老婦慢慢吞吞地回答說，她要回峇株都朱，莎伊娜「唔」的一聲，便撇開對方凝視的目光，朝窗外放眼眺望。

一瞬間，莎伊娜的心情沉下來：那老婦的眼色，使她的思想游移了。她很喜歡思慮，甚至考究一件事由的首尾；那是她很早便養成的習慣了。此刻，她投入回憶之境裏；她想起了伯母成天咕噥的話：「嘿，我說嘛，那簡直就是多餘！去看他們，還要在那兒住兩三天——我是最反對的

！有什麼意思呢？還不是給你帶來苦惱……。」

「豆子豈能忘掉豆殼？」伯母惹起莎伊娜的母親替他辯護：「我覺得她這樣做一點也沒有錯，我贊同她去走動走動——妳想，讓她能夠團聚，難道不是一樁好事嗎？我常常想，她還有一部份是屬於他們的，那是感情。讓她和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是我的責任。」

「哼，虧你想得那麼周全！他們之間還有什麼感情關係可說的？」伯母嗤之以鼻。跟着，她轉對着莎伊娜，帶點調侃的說：「嘖，人家不要妳，才把你送掉，像把一隻小羊那樣的送給別人。現在，妳還同他們來往；換做我，啐，我才不看他們哩！」

「我不跟妳說了。」莎伊娜頭一扭，便走開了。

莎伊娜很不高興，還有點氣忿。「妳是人家不要才送掉的！」這句話，伯母不止對他說過二十次了。每次都使他的心刺痛了一陣，她的自尊心被伯母傷害得起了疙瘩。她委屈地紅了眼圈，淚水差點沒掉下來。

兩年前，她聽了這些話，準要狠狠地朝地面啐一口痰；她恨透了那個女人！她是自己的親人，事實上却是仇人。她想：倘若自己「直接」出生在家裡，不是可以省却伯母無謂的中傷嗎？

去年，好心的母親，費了兩三天的口舌，一再勸說，她才勉強答應了第一次的探訪。

，她便下意識的感到喉間湧起一股熱情，緊逼得幾乎使她窒息得透不過氣來。一切的情景跟莎伊娜所想像的完全迥異：那位老婦撫愛的眼光裡流露母性的慈祥。

莎伊娜心中窮年累月所積的怨尤，跟時間的溜逝徐徐散退了。她開始愧怍于對那華婦的臆斷與疏落，而有着負疚的心情。她想，對於人生的細節，似不應該過于主觀和推測。

那華婦啞啞着回答不出養媽瑣屑的詢問，神情黯然，眼皮兒有點紅潤起來。她的神情，莎伊娜看在眼里，不禁心酸；如果養媽不在她身邊，她沒有把握她不會衝過來，抱頭痛哭。

使莎伊娜更心傷的，是華婦把她的兒女們叫過來，在莎伊娜面前給她介紹。她豎起耳朵，急着聽個清楚，一邊仔細端詳。「這個叫白俊才，十九歲。」「這個是白俊生，十六歲。」「她叫白玉鵲，十七歲。」「她是白雲娟，十四歲。」兩個男的、兩個女的，站在莎伊娜的面前，臉容上浮現着各種複雜的表情。他們怔怔地，樣子是愉悅的，但有一份沉鬱。莎伊娜按照華婦介紹的次序，蹙腳地一一喚了名字；她的聲音是抖動的。最後，她止不住感情的衝激，淚珠直淌下來。

大家的表情呆笨而板滯，於是，沉默了。莎伊娜的母親望着鞋尖；華婦背轉過來，拉着衣角直抹眼淚，四個兄弟姊妹楞了下來，木然凝立。一種可怕的窒息壓上了大家底心頭，許多複雜的

情感交互着在心靈上出現。

一陣難堪的沉默。傭人端着一盤咖啡走進來，被這個景象怔住了。她凝立了片刻，才移着步子，招呼他們喝咖啡。

這時，大家乾了淚水，空氣才好轉了一些，華婦也過來幫傭人把咖啡端給客人。

喝過咖啡，華婦心想：「若是當年的境況也眼目下一樣，何致有今天這種難堪的場面！呵，那個年頭！……」之後，她擎着一幀三寸長兩尺闊的照片，指着影中人對莎伊娜說，他叫白俊金，今年廿四歲，在自家經營的九八行裡當主持人。她看了看，發覺白俊金的鼻子很挺秀，眼睛很有神；她想讚美，就像別人經常讚美她一樣。莎伊娜問華婦，為甚麼他們的名字都有一個「白」字在前頭。對方露出淺鬱的微笑，說「白」字是他們的姓，華人的姓是從父的。莎伊娜暗忖：「我也是姓白的！」

大家似乎坐得倦了，華婦提議她們到四處把環境認識一下。莎伊娜面對着家裡豪華大方的布置，伯母那句刺耳的話，忽然在她耳邊打迴響，她咬了一下嘴唇，感到一種委屈，也對眼前的事物起了莫明的憎惡。

這當兒，白玉鵬攜着白曼鵬的手，一步一步地向她走過來，她們清秀的長眉下，那雙亮閃閃的眼睛帶着笑意。

這對莎伊娜，有說不出的友善。她覺得她們真逼人喜愛，白淨瓜子臉型，清秀的眉目，輕盈的身裁，還有那迴旋着圓圈的綠裙。不待她詳作觀賞，她們移到她跟前了，親善地喚了一聲：「莎伊娜。」

莎伊娜滿蘊着感情凝注着她們，笑着接過她們的手來，用嘴唇在手背上觸了觸，她們使勁地拉着她溫熱的手，彷彿這樣做就算是「回禮」了。

「妳們在哪一間學校讀書？」莎伊娜問道。白玉鵬回答說，她在華僑中學唸高中，白曼

鵬說她在修道英校唸六號位。「妳呢？」她們同聲異口地問莎伊娜。

「我在馬來學校讀書，晚上補習英文。我準備考取今年的L.C.E。」莎伊娜說着，用手按了按那條淡紫縐紗的圍巾。把一縷散落在額角的頭髮塞進圍巾裡。她頓了一下，說：「玉鵬，妳考過L.C.E.沒有？」

玉鵬回答說不會考過，不過，今年已經報名參加了。莎伊娜聽了，心裡一樂，說：「巧得很，我們可以通信研究。請妳常在信裡指教我，好嗎？」

白玉鵬謙遜推讓。兩個人客客氣氣的，懇請對方予以指導。曼鵬靜在一邊，看她們交談得蠻有味道，她却沒有份——因為她的國語說得不流利。這時，她摸着英語，插咀道：「不用客氣，做姐姐的照理應當教妹妹的——我就常常被玉鵬教。妳呢？妳應該教玉鵬？」曼鵬溜動着黑白分明的的大眼睛，淺笑着對莎伊娜說。

曼鵬心直口快，話一脫口，她才想到自己把「姐姐」的字眼說得太唐突了。莎伊娜和玉鵬默然無語，憂鬱的氣氛感染了她們。莎伊娜低着頭，意識裡浮現一種淒涼的感覺。玉鵬望了她一眼，看見她濃密的長髮，她忽然也覺得好像裡面蘊藏了濃厚的憂鬱。

氣氛就這樣沉寂了片刻。莎伊娜那纖長的眉毛一揚，水汪汪的大眼睛透露不解，說：「妳們叫我做姐姐，不能嗎？」

緊接着莎伊娜的話，她聽到兩句響亮的「姐姐」呼喚聲，由兩張咀巴發出來。

「啊，妹妹！」莎伊娜激動地叫出來，她臉上有着溫暖、高興的神色。她激動的不能自持，三個姐妹緊緊地靠攏在一起。她們完全在她們創造的空氣中融化了，莎伊娜低迷的笑容變成晴朗，她溫柔的態度變成豁朗。

她們的心窩裡，澎湃着歡洽的湖水；它沖走了彼此間多餘的拘束、疑慮、怯生、感傷、鬱抑

。她們打開頻繁的話匣子，談長論短，大家都互相見恨晚之慨。

白俊才、白俊生兩兄弟看見她們歡洽的情景，心中怪癢癢的，但他們沒有勇氣走過去湊熱鬧，只在一邊腳踢着。白玉鵬看見了，趕忙走過去把他們拉過來。

「姐姐，妳不怪他們吧！俊才、俊生都是頂害羞的。」玉鵬笑着對莎伊娜說。跟着，她轉過來對他們說：「別害羞！姐姐很和氣，你接近後，便像和自己人在一起一樣。」

白俊生羞答答地向莎伊娜喚了一聲「姐姐」，她笑咪咪的叫「弟弟」。白俊才比她大一歲，他正難於開口稱呼，對方低微地叫他一聲「哥哥」。「啊！」俊才驚喜地迸出這聲，接着喚一聲「妹妹！」

初時，她和他們拘束的搭訕了幾句；不一會兒，大家便熟絡了。我一語，你一句，他一笑，她一響，於是，話題便擴張了。談着，笑着，每個人面上都鍍上一層光輝。

白俊金下班回來用午餐。華婦帶他來見莎伊娜。這時，他們五個人正談得起勁。曼鵬首先發見俊金，便嚷叫起來：「大哥，大哥回來了！」

莎伊娜有禮地趨前去，鞠了一個躬。俊金神采飛揚地喚了一聲「莎伊娜」。他有神的眼晴凝住着她，她感到窘迫。她正想喚一下「大哥」，但無論如何也提不起勇氣來。俊金問了一些話，她低聲回答；剎那間，他靜下來了。她偶一抬頭，看見他英秀的眉梢也籠罩着灰黯的烟霧。

白俊金中飯也沒有吃，便和華婦咬了一下耳根，出去了，半個小時後，他回來了，買了三包東西送給莎伊娜母子倆。她們不肯收受，俊金說他店裡有的是，添買的東西不多，請他們不用客氣。華婦記起了些什麼，進房裡取出了一個精緻的盒子，送給莎伊娜，她再三婉却。華婦說，依華籍的風俗，「見面禮物」是一定要收的。經她一說，莎伊娜才把它收下來。那是一雙耳環。

午後三時一刻，她們母子倆辭別了。臨走時，莎伊娜在華婦面前，低聲喚了一聲「媽媽。」華婦細聲地應，她似乎沒有勇氣應得大聲一點。

莎伊娜回去了，她帶來了一份歡悅，也留下了一股鬱悶。

此後，莎伊娜和他們通過書信的來往，保持着淳厚的感情。她和白玉鵲幾乎每個星期都有魚雁相通；彼此坦誠相敬，互相研討，督促、和勉勵，以謀學業上的進益。

有一回，莎伊娜在信裏，請玉鵲代問母親，她本來叫「白」什麼，請玉鵲寫出華文來，註上國語的拼音。玉鵲很快便把「白淑娟」三個字寄給莎伊娜了。半個月後，她給玉鵲的信末，除了署上「莎伊娜」，還署上了「白淑娟」三個字，而且寫得工整美觀。

在兩年的時間內，她們兄弟姊妹之間建立淳厚的情誼；那是一面深厚堅固的感情之牆。任誰也不能把它推倒的。同一個水源的水，分流在兩條溪流裡，經過了陡峭的岩石，然後注入于同一個深潭裡。於是，它們歡洽地盪開了漪漣，泛旋着漩渦，奏着輕妙悅耳的聲音，叙說着一個誤會而隔閡的故事，歌唱着一個親善和樂的未來。這兩年裡，莎伊娜的生命活躍起來，生活內容也比以往充實了。如今，她心靈的深處對事物已經有了澈悟的認識。她常常唸叨着；對任何人都可做側面的冷靜觀察，却萬不能做正面的探詢，和主觀的猜測。

去年七月，榴槤上市的時候，白玉鵲、白雯娟應邀來了。莎伊娜盡了主人的殷勤，熱烈地歡迎妹妹的蒞臨。臨別時，她送了兩枚格羅羅給她們；親自提着一麵粉袋的水果，送妹妹上車。那個強烈的企望：憧憬着有那麼一天。可是，她一想到有些親友的阻險，心裡便冷了半截。上一次的經驗，給她和母親惹來一些非議，他們指責

母親多此一舉，徒然使莎伊娜感懷身世。這般人之中，伯母講得很嚴重，她說，華人的符術最可怕，一旦喝了符水，說不定莎伊娜會變動起來。真有那麼一天，她人不離，心也要離的；那當子，你用大纜也扯不回來了。

「這是毫無根據的設想！」莎伊娜想。這次，向母親提出省親的要求，確實不易，也許母親爲了免招非議，遭人指責，而有所顧忌地不肯答應。所以，她只好把這個心願藏在心底。

這層隱事，被她的未婚夫蘇里曼看出了；他悄悄地問她心裏有什麼主意。她照實說出來，蘇里曼自告奮勇的去同她母親商議。

蘇里曼就是這麼一個明理、堅卓、忠誠、勤謹的青年。憑着他的特長及優點，他的愛心直透莎伊娜的靈魂宮殿，於是，她整個生命都交給他了。

這一天，蘇里曼向她母親提出來，她母親凝了凝神，便允許了。她說：「我是沒有異議的，只是人言可畏。莎伊娜想去看看他們，那是她的孝思，也是她親善的表現；我沒有理由阻止她去。再說，她生母把她送過來，是因爲家庭有不幸的變化，只好忍痛『割肉』。那年，我想用錢把她買過來，這女人却死也不肯，還到店裡烏當（賒欠）了一箱頭的牛奶，送給我養她的女孩。如今，莎伊娜大了，而且是一個美好的女子，我有什麼信不過她的？何況，她訂了婚，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她坦誠地托出她的心意。

此刻，莎伊娜坐在德士裡，她沉于回憶境中，回憶的羽翼把她整個覆蓋住了。最後，她投入愉快的想望中，恢復了正常的心情。

峇株都朱到了，馬來老婦收斂了凝注的視線，向莎伊娜說了一句「再見」。她回了一句：「步安——（Selamat jalan）」老婦下車了，莎伊娜吁了一口氣。

峇株巴轄只距離七哩路便到了。德士軋軋地

繼續前進，車窗外吹來了一陣陣清涼的風，她深深地吸了一口，覺得渾身舒暢。偶然間，莎伊娜從車頭的玻璃鏡中，看見她咀唇隱約曳着一絲笑意；她順手理了理包在圍巾裏面的頭髮。跟着，她把目光移側過去，却看見了一面日曆牌。今天是十四號，十六號回家；呵，我將有三天歡聚的日子！之後，蘇里曼駕着一士古達來載我回去；莎伊娜這末一想，順手摸一下那戴在耳葉上的耳環，然後用手轉一轉那戴在無名指上的訂婚戒子。這時，玻璃鏡裡又出現她稀有的燦爛的微笑；但，她心中的歡悅是鏡子無法映現的。

銅馬

曹介直

純然的
存在

而你在那裏？
自一閃火花中
躍出。一枚死蝶

被夾於虛幻的歡賞的冊頁
而在這扁柏與寶塔松之間

落落遍地，孩子們遺下
天真的笑。而少女們的裙幅
那愛炫耀的熱帶魚喙……

而你在那裏？
而那惡作劇的園丁
種植莓苔在你的膚上
說：這是春天，該着些顏色

光輝，黯了
你默默默着這薄薄的綠
不可抗拒的重量
斑駁的憂鬱……

最後。終歸空無
雖然存在

大

山

與

他

憂草

那年他十二歲。還是一個孩子哩，住在甘榜，過着孩子們過的日子；甘榜依靠在山脚下，他每天到處奔跑，像山地的風和溪澗的水流。只有一點他最感到遺憾，他還不能爬到山頂去。或者這是他的早熟。別家和他同樣年齡的孩子，從來就不這樣想過，他們玩捉迷藏，游水，捉魚，但從沒有想要爬到山上去的。

有一次。「我們爬到山上去看看。」他這樣對友人們說。可是他們可不感到興趣，有的竟被嚇住了。甘榜里的人都說，這山中有一隻守山的老虎，大得像馬一般，而且一個樵夫還說親眼見過，那隻老虎全身雪白，看來比兔子更好看。這些話，除了他，孩子們都相信。他並不是最勇敢的孩子，單獨就不敢行動。但並沒有因此動搖自己的決心，他想，總有一天，他要站在山的頂嶺的，他要眺望更遠更遠的地方。

他是一個好奇的孩子，並且出生和成長在山地，孕育了一份倔強的個性。他不勇敢，但有比勇敢更可貴的倔強。他想：總有一天，他要征服這座永遠沉默，像龐然怪物的大山。他並不恨它。相反的，

卻含有愛意。有一次，他面對着它獨語起來：「你這麼高，我這麼矮，告訴我，你看到什麼？」

可以說，他是好奇。

……有一年端午節，他家裡來了客人，那是住在大鎮裡的三叔。這位三叔是一個做生意的人，說起話來就像流水一樣，同時他還有滿肚子的故事，說來又十分動聽。他真喜歡這位三叔，喜歡聽他那些自己從未知道的故事。他懇求父親讓他和叔叔到鎮裡玩一次，可是卻不成功。那時他還要上課。他叔叔安慰他，並且說大鎮也是一樣，也沒有什麼地方好玩。他說，「你爬到屋後那座山頂嶺上去看看，或者就能看到了。其實是很近的，機會多着呢。」

從此他便希望爬到山頂去，他要看看是否能看到三叔叔和他的大鎮。這念頭一直在他心裡。他不相信白老虎，也不覺得它的可怕；因為他只在馬戲團的鐵籠內見過它，馴良的，帶着倦容和貪睡的姿態，連吼一聲都沒有。他想，只是大型的貓吧了，有什麼可怕呢？可是直到十二歲那年，他還沒有實現願望——連爬到山腰都沒有。因為他還是小孩子。沒有友伴同

行。他小小的心靈在害怕。從小他便聽多了鬼怪的傳說，長頭髮迷人的女鬼，流血的冤鬼，這些真會使他禁不住顫抖起來。真的，他是害怕獨自在山上，會碰到這樣的鬼。說起來並不可笑。孩子的心畢竟是單純的。

為了怕鬼，他遲遲都沒有實現心裡的願望。幸虧他還倔強。他總有一天。

這樣過了兩年。他長高了，知道的事情也較多了，便開始懷疑鬼怪存在的傳說，倔強的心也就更強起來，他的那一「總有一天」還常常沉悶，獨自思索。面對着巍峨和翠綠的大山，每一次他都感到羞慚了。沒有友伴，沒有鼓舞，日子一天流走一天。「就這樣永遠只是希望，永遠在希望麼？」他想起來便痛苦。

「不能。不能。」他想。為了懦弱而讓自己的希望吹成泡影，不是男子漢。他可以失敗倒下去，而不能沒有行動前自己先打敗自己。就在這一年年底的假期裡，他開始了征服者的第一步。他和一班的同學爬山旅行，可是只到達半山腰吧了。那時他也滿懷着興奮俯首下望，映入他的眼簾的是綠色的樹

葉，聯成一片綠色無際的葉的國土，伸展到遠遠的地方。於是他展開了許久沒有笑容。

這次他們的旅行，充滿着歡樂的氣氛。當然，在他們的旅途中，並沒有白老虎，也沒有可怕的妖魔鬼怪。他有了信心。

隔了半年。那時，他已經十五歲了，身材魁偉，有好的精神。有一天早晨，他開始邁開了征服者的步伐。

天氣很好，太陽才從山的背後昇上來，明亮但卻不熾熱。他開始照着半年前走過的山徑走，像一個滿懷信心去征討敵人的兵士般，走着。在山間的樹林裡，啾啾鳴鳴，好像在禮讚他的勇氣和青春。

抵達山腰——那塊半年前他到過的地方，竟比他意料的時間還早。他坐在一塊大石上休息，取出水袋喝水，又吃了兩塊從背上旅行袋裡拿出來的麵包。他很滿意，並且感到驕傲。以前他是和一班同學上來的，這次只獨自一個。一個獨自一個，他想。「為了懦弱而讓自己的希望吹成泡影，不是男子漢！」

歇了一會兒，他又開始一段新的行程了。還有四分之三的路在等待他。太陽已經完全昇到天空，山間卻還很涼快，在樹葉縫隙裡他可以看見它的金芒的光線。雖然這樣，他的額上也已綴滿汗珠，衣背也濕透了。但是他還不停步，全沒想到這些。

山林裡到處是樹木，巨石；到

夢 嚙 藍 影

我彷彿又回到故鄉的小樓，多安詳，多恬靜的一刻呵！那是媽媽的笑臉，似遙遠，卻又是這麼的熟悉；似迷糊，卻又是這麼的親切。這是祖母的椅子，她正坐在那兒睡，沒有變，一切都沒有變，我不是又在小樓中了嗎？不是又看到了媽媽；不是又聽到祖母細碎的鼾聲了嗎？多容易，誰說回家難？從宿舍到家，只是隔着一條馬路呵，看，這不是又回來了嗎？

喉嚨乾渴得像被火燒似的，四肢酸痛，噢，好酸呵：這是什麼？火紅的，繞着腦子，在輕轉，轉得好快呀……噢，頭真燙呵，是什麼？——醒了，宿舍，這小房間，依舊是這麼小得可憐的房間伴了黑沈沈的夜！哦，夜，孤獨，發高熱。小樓呢？媽，祖母……

回去，對了，回去，我想回去，要回去！哪，不是嗎？這是小樓的燈光，淡藍的燈泡——我特地從星洲帶回家的燈泡，透着淡淡的藍光，伴着一個充滿虫聲的夜。這是夜來香，追逐着夜的空氣，點着小脚，她來了，又去了，來……去……她說是在打轉……啣，這個火紅的……

小樓的紗窗上貼了星星，冷冷清清的。月亮來了，一抖手，把她又長又濶的袍子垂下來，椰樹被蒙住了，在那裏彎腰道謝。只露出一角的榆樹，在那兒翻着一個個銀亮的榆葉。月光溜到床上來，催着遲睡的孩子。遠遠火車的汽笛响了，「嗚，嗚……」那麼長，卻又那麼遠，那樣淒清。它把多少孩子帶離了他們的小樓；帶離了他們舖滿了月光的溫床。不，哦，不要跟我再走，不，再也不跟着火車在那冷冷淒淒的黑色的原野上奔馳了，這是抑制感情的奔馳呵！哦，不，別拉我，我不去，呵，好酸痛的四肢……「嗚，嗚……」去了，火車去了，嗚……又來？它在轉，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在轉，轉……

好黑的夜呵，星星呢？月亮呢？舖滿月光的小床呢，酸痛，我的手……

遠遠傳來的車聲，多銳，像夜梟的啼笑。這不是小樓，故鄉的小樓只有虫聲。這不是銀色的小床，白床單應該亮都不亮？酸痛，酸痛的四肢，脹痛的腦袋！病了？病了，真的病了——在一個離開了小樓，在一個沒有了月光的夜晚！回家，回家真是太難了！

溫熱的，癢癢的汗水，連綿地在燙平的雙頰爬着，很快就躲進黑髮裏了：

「嗚，嗚！」火車又來了，它說是去了又回頭。這是真的嗎？

處都是一樣，他好像被包圍在樹木和巨石的中間似的，永遠走不出這個圈子。他已經忘記走了多少時間，只是一直向前走去。他要望到一個全面的天空，再沒有什麼樹葉遮住視線才止步。一路上，只有這一個希望盤旋在他腦海裡；他要一個空曠和低的天空。他要一個一個堂堂的男子漢，懦弱的思想並不能把他打倒。

他走着，走着。除了一種不知是什麼的聲响外，整個山林是靜寂的。有時，他也走到山溪旁，聽到山水淙淙的歡躍聲。有些地方完全是巨石佈滿，石面還有些陽光照下的溫熱，他坐了下來，看見小松鼠從樹枝跳到另一枝樹枝上，那麼自由，也不怕他這位陌生者。他歇了又走，走了又歇；這樣已不知有多少次了。到最後，他實在太倦了，便躺到一塊石頭上，閉着眼睛思索起來。「山呵，我要征服你，可是我並不恨你，雖然你也給我帶來這許多苦楚，我不埋怨。」

像你一樣，我也要頂天立地呵！讓我們做個好朋友吧。」他自言自語地說。又爬了起來。他不知道幾點鐘了；他不願意掏出錶來看，恐怕會因時間影響而放棄行程。不過照他觀察，應該是中午了。他走着，走着。樹木漸漸稀少起來，他的背脊和頭上也感覺到熱氣越來越烈，轉過了一個山彎，他的面前就是一片明亮的青天。呵！到了！他成功了。他奔上前去，激動得彷彿要擁抱整個天地，說

不出半句話來。在他面前是一片深邃的山谷，直到看不見的遠方的接線。那是綠色葉子的大地毯。遠遠的地方則是一條白線，不知道是天還是什麼。雖然他找不到他三叔所住的大鎮，卻已經滿足的高興。站在那麼高的山巔上，他真正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堂堂的男子漢！

他也真正體驗到一個真理。以後在生活上，他會永遠是一個有信心的人。



破壞和建設

黃思驊

(一)

星期日的早上，當范春生夫婦還未起身的時候，前哨戰已經開始了。引起爭端的題目是花貓有沒有權力上牀睡覺。

半小時以後，范春生站在鏡子跟前刮鬍子，范太太則坐在牀邊梳頭，一面訴說他的十大罪狀，其中包括亂彈煙灰，忘記關沖涼房的電燈，託他買東西常常忘記，脫下的鞋子總是亂丟……等等。范太太的記憶不算強，不過一旦訴說起丈夫的過錯來，非但不會遺忘一項，甚至連前後層次的也不會顛倒。對於這些罪狀，范春生早就耳熟能詳。他一面刮鬍子，一面注意自己臉部的表情，他過去老是覺得聽她噲噲的時候，自己的耳殼會蠕動起來，而這次他證實他的耳殼的確在那裏蠕動，像狗耳朵一般。

「哼，你們那位女同事！如果她長得像樣一點，我就不會在這裏談論她了！」范太太用梳子做着手勢說。

范春生從鏡子裏望着她，說道：「你大清早見的是甚麼鬼？甚麼女同事不女同事的！」

「不要裝伴，誰不知道你替她做生日。」

「誰替她做生日？你在說夢話吧？」

「是阿亮說的。」

「阿亮向來不說正經話。」

「要不然你上個月拿去的四十塊錢爲甚麼報不出賬來？」

「錢是零零碎碎用出去的，我怎能記得那麼

多？」
「我買菜時也是零零碎碎的，爲甚麼我能記得多？」

「你照買回來的東西記賬，那有想不起來的道理。」

范太太自稱是個患神經衰弱的人，可是吵起來，她可不會認輸。她寧願不要性命，也不能在罵架時吃虧。她驕地站起來，走到洗臉架的旁邊，對着范春生的耳朵狂喊起來。

「嘴唇只是兩片皮，隨你說好了！可是你倒說說看，最近你爲甚麼老是在夢裏發笑？」

「我怎麼知道我在夢裏發笑！」

「沒有遇上開心的事，你怎麼會發笑？」

范春生還只刮了半邊臉，這一下也只好停下來，揮動着剃刀說道：「我說你在見鬼！要不然不會想出這麼古怪的話來！」

「你才見鬼！」

范春生本來不能算是壞脾氣的男人，不過對於這種方式的爭吵，卻沒有容忍的能力。他從架子上擡得一瓶頭油，對準了衣櫃上的長鏡，使勁地擲出去。一陣玻璃瀉地的聲音過去以後，鏡子上留下一塊粗糙的紙板。

「嘿，這個家又不是我一個人的，要摔大家摔！」范太太說完，一把熱水壺在地上淌出水來，一盞玻璃檯燈碎成了幾片。

范春生去取新買的收音機，范太太要過去搶，因爲那是她心愛的東西。可是遲了一步，收音機已經離開了他的手，落到客廳裏的茶几上，連

帶兩隻杯子也遭了殃。

范太太是個永不肯處下風的女人，罵架時她一定要贏得最後的一句，摔東西時一定要摔最後的一件。她看看房裏沒有打得碎的物件，也沒有比收音機更值錢的東西，便靈機一動，從抽屜裏取出范春生的手錶。范春生大聲叫道：「摔手錶就離婚！」

「離婚就離婚！」

范春生來不及阻止，那只手錶已滾到他的腳邊。他俯身拾起來一看，錶面破了。秒針停住了一個地方。

「好吧，像這樣的日子叫我怎麼過，找律師去。」范春生一面說，一面匆匆忙忙地穿衣服。

「去你的，我還在乎！」

晚上八點左右，范春生被幾個人簇擁着回來了，一個是他的姊夫，一個是他的舅子，一個是他的朋友。范春生已經醉得不省人事，但還能含糊糊地罵老婆。他們把他揷在沙發上，又叫范太太出來，把從前說過不知多少遍的話又重說一遍。

范太太起先不願和好，說是要找律師去，後來經過和事佬的勸說，便提出一個條件來——今後吵架不論誰對誰錯，都不准摔傢俬。

於是，一場戰爭又過去了。

(二)

第二天，晚餐剛下肚，范太太開始與范春生談判，她說：「這次吵架，一共損失了三百二十

塊錢。所以從這個月起，你只能抽二等香煙，每天一包；本來每星期看兩場電影，現在只能看一場；小菜從前是五塊錢一天，現在改為三塊半；另外，飯後的水果免了，汽水也不能再喝……」

「爲甚麼要自討苦吃呢？我們從前不是也捧過東西，過後又來節省嗎？」范春生說。

「如果不節省，這些東西怎能買得回來？」

「那不行，老是像這樣破壞下去，一年以後甚麼也沒有了。」

「你要知道，節省錢是很辛苦的。」

「既然這樣，你爲甚麼老是捧東西呢！」

「那是因爲你向我挑釁的緣故。」

「你也有一張嘴，爲甚麼要用手。」

范春生愁苦地思索了一會，問道：「這次要多久才能把摔破的東西買回來？」

「大約三個月吧。」

「唉，真是受苦受難！」

「你明白就好了。」

(三)

三個月以後的一天，鏡子裝好了，熱水瓶和手提收音機也買回來了，夫婦們爲了慶祝起見，便提議去看一場戲。當戲院散場的時候，也正是街上最熱鬧的時候。不知怎麼一來，人潮把他們兩人衝散了。范春生發覺太太不見，就在附近的街上來往逡巡，可是始終不見她的影子。最後，他相信她或許已經自己回家，便搭上巴士回家去了。那知回家一看，范太太還未回去。這一下，他又想起她出門時沒有帶皮包，身邊連搭巴士的錢都沒有。於是他又回到原來失散的地方去尋找，這樣足足花了一個半小時，還是空手而回。回到家裏時，范太太已經站在門口，因爲她沒有鑰匙開門。

「你上那裏去了？」她嘆道：「我在街上找不到你，回來又不見你的面！」

「我在街上找不到你，只好回到家裏來。後來想起你身上沒有錢，又跑去找你，弄到我精疲力。」

力。盡你是怎麼回來的？」

「你還好意思問我怎麼回來？」范太太大叫道：「我既然沒有錢搭巴士，只好叫的士回家。那裏知道門鎖着，沒法拿錢。的士司機在外面按喇叭，罵人，我只好向他說好話，叫他明天來拿錢。你呀，你做人真是荒唐得够了！」

「你自己常常在走路的時候停下來看櫃飾，叫我那裏去找！」

「你也不該一走了之的啊！」

范春生開了門，一面脫衣服，一面喘氣。但范太太並不是個容易歇怒的人，她把這次失散的過錯完全推在范春生身上，說他一定是在路上見到了熟識的女人，獨自一個人溜走了。而范春生

呢，也是滿肚子的委屈，受不了這種認帳，可是又沒有那種吵架的興緻和精力。

時間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半鐘了，范太太還坐在床上叫罵，一點收場的意思也沒有。范春生漸漸覺到有一陣怒氣在心頭衝動，好像火山爆發以前的徵候一般。最後，他驕地站起來，從桌子上取過新買的收音機，向着鏡子擲過去，嘩啦一聲響過以後，范太太住了嘴，一時竟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我情願下個月再來節省，請你不要說下去了……」

他爬上床，用被單蒙住頭，安安心地睡覺了。

創業以來首次大廉價

自十一月廿一日起為期一月

慶祝六週年

世界各國文學名著
中國古典文學傑作
古今詩歌小說筆記
港台文藝書報雜誌

一律割價真正大犧牲
歡迎本刊讀者光臨選購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
四百六十九號

人
得

贈
美



進退之間

張望

「吱吱，吱吱吱！」
傳來一陣野鳥的叫聲，那麼清晰，那麼嘹亮。

秀蓮的心一跳，右手握着的小針刺痛左手的食指，她驚叫一聲，但又馬上抑止住。她怔怔地坐着，忘記了正在縫製的新衣，忘記了手指的痛楚，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吱吱，吱吱吱！」
野鳥又在叫了，聲音依然那麼清晰，那麼嘹亮。

「我該不該去見他呢？」秀蓮自問道，接着，她自答：「當然不去見他！我已經答應過爸爸。」她繼續怔怔地坐着，沒有感到悲哀，也沒有感到痛苦，只是感到一陣茫然，而她自己，她的痛苦，她的悲哀，也都消失在這一片迷茫中。

「吱吱，吱吱吱！」
野鳥在叫第三遍了。

兩顆晶亮的淚珠從秀蓮的眼角滾出來，針、線、衣料從她的手上掉下來，滑過她的膝蓋，落在地上。她站起身，移動脚步；走了兩步，她停下來，痛苦地喃喃着：「不，我不能去見他。不能；——我答應了爸爸的。」她急遽地轉回身

子，整個人撲倒床上，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她哭着，哭着，哭着，希望把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全溶化在眼淚裏。

「咯，咯，咯。」
是在外輕敲窗扉。

秀蓮停住了哭泣。「啊，他居然跑到這裏來了，就站在窗外。我不能讓他知道我在這裏。」她縮着身子，屏着息，一聲也不敢响。

「阿蓮，阿蓮。」是男子的低喚。
「唔。」秀蓮禁不住應了一聲，接着，她責備自己：「啊，我為什麼要出聲？這一下，他可知道我在這裏了，我該怎麼對付他呢？——我還是不理他，不去見他。啊，他會感到難過的，會感到痛苦的，如果，他知道我在這裏而不理睬他。」

「阿蓮，出來吧！快一點！」
那男子的聲音傳進窗口。
「啊，他的聲音是那樣的懇切，——我，我還是不理他吧！」秀蓮想。

「阿蓮，你怎麼不出來呢？」
窗外那男子的聲音是那樣的焦急。

「他感覺到難過了。」秀蓮想。
「阿蓮，你到底怎麼啦？為什麼不出來，又不出聲？」男子的聲音不但焦急，而且，夾雜着不安。
「你不是生病了嗎？」

「我令他放心了！」秀蓮想：「我還是把實情告訴他吧！」於是，她低聲說：「阿文，我不能和你見面。」

「為什麼？」窗外的聲音：「你別跟我開玩笑！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他好像非要和我見面不行；」秀蓮想：「怎麼辦呢？我是聽爸爸的話呢，還是不聽？——我還是和阿文見面吧！這是最後一次見面，是的，我們總該有最後一次見面，讓我們話別，不，讓我把實情告訴他，說我再也不和他見面了！」
熱淚禁不住湧出眼眶，她連忙翻臉伏在枕頭上，希望藉此來抑制自己的淚水。

她轉身，躍下床，伸手隨便的理一理頭髮，又拉平身上的衣服。
「我得和他見這最後一次面，我要讓他知道我們從今以後一刀兩斷了。」

「。」
她蹣手蹣腳地走出臥房，走出後門，在那兒，她遇到了林建文。她低着頭，裝作生氣的樣子，沒有看他。

「阿蓮，你為什麼發脾氣？」
林建文埋怨地問。

秀蓮抬起頭來，她一眼就看到他的頭髮有些散亂，臉色清白，像生病的樣子，但他卻不像個病人，因為，他的臉孔洋溢着一種喜悅，她想：「他到底是不是生病呢？他為什麼生了病還要來找我呢？」
「阿蓮，你的氣色很不好，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林建文關懷地問。

「是的，我的臉色一定很難看。」秀蓮心想：「為了爸爸不許我和阿文見面，昨晚我整夜沒有睡好。——好吧，我就告訴阿文，我的身體不舒服，今天不想跟他——拍拖，而且……」於是，她說：「嗯，我生了病，你趕快走開吧！我們今後都不用再見面啦！」她的聲音咽塞了，她極力抑制自己，免得掉下眼淚來。
「什麼？阿蓮，你說什麼？」

林建文楞住了。「我們今後都不再見面？這是什麼意思？」

「我怎麼向他解釋呢？其實，我不跟他來往，就不跟他來往，需要什麼解釋呢？」秀蓮想。

「阿蓮，你怎麼不說話呢？你別再莫名其妙地生氣的氣。」林建文說：「走，我們到河邊去，我有很多的話要告訴你。」

「我就跟他去吧！這是最後一次會面，我不該讓他太難堪。」秀蓮想。「可是，爸要是見到，會怎麼樣呢？唉，我還是不去好了。」她露出為難的顏色，說：「我不去，我不舒服呀！」

「你沒有什麼大毛病，一點點不舒服沒有關係，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談，走，我們到河邊去吧！」建文堅持着。

秀蓮軟化了，心想：「好，就將就你這一次吧！」

於是，他們在夕陽的照射下，向河邊走去。

那是一條混濁的河，河水比洗腳水還要髒，還要臭，可是，河邊却是村莊裏年青情人愛到的地方，因為這裏離市區不遠，又有許多隱蔽的地方，不易為人發現和騷擾。現在，建文和秀蓮正向河邊的一排灌木林走去，灌木林像一道籬笆，林子的上頭是兩棵椰樹的濃蔭，構成了天然的屋蓋。在河岸邊的土墩上有兩塊石頭，建文和秀蓮很熟識地在那兒坐了下來。秀蓮看一看身後的灌木，又望一望面前的河流，

心想：「一年來，我不知道和阿文來過這裏多少次了！我們在這兒談情，我們……唉，可是，今後，我們不會再一塊兒到這裏來了。……」

「阿蓮！」建文的聲音打斷了她的遐思。「前天下午，我已經把我們的事，告訴我的父親了。」

秀蓮對這件事沒有興趣，因為她早已知道這件事談判的結果了。

「爸居然反對我和你結合，我真沒有想到他會那麼頑固，思想那麼保守。」建文說得十分激動。「我肯定地告訴他，我愛你，沒有你，我活不下去。他一怒之下，把我痛打一頓。」

秀蓮吃驚地睜開眼，看看對方。心想：「啊，你爸把你打了，打得重嗎？」可是，她却抑制自己的感情，一句話也沒有說。

「我不怕他，也不會屈服的。」建文說：「昨天晚上，我又跟他談判。他還是不答應，不過，態度比前天好得多了。他拋開威脅的手段，而用利誘了，他說他可以讓我到新加坡唸書，明年送我去澳洲升大學。他要好好的栽培我，希望我將來得到博士學位，回來光宗耀祖，在社會上做個有地位的名流。」

「不錯，你的爸想得不錯，」秀蓮心想：「你聰明，你能幹，你將來一定會得到博士學位，成為社會名流的。你的父親對我爸爸說：『你的女兒會毀壞我兒子的前途！』這話也說得不錯。是的，我還是決

定和你一刀兩斷吧！免得妨害了你。」

「啊，阿蓮，你怎麼老是低頭沉思，什麼話也不說呢！」建文說：「你別盡是難過，我不會為爸所利誘的。我堅決地對他說，我什麼都不希求，只想和你好好的結婚。他說他會因此和我脫離父子關係。我心想：你不能瞭解我，就算了！我也不想哀求你，也不想倚靠你。我有兩隻手，阿蓮也有，我們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庭。」

「他是這麼的愛我，他願意為我犧牲他的光明的前途，拋棄他應得的財富。」秀蓮想：「不，不，我不該愛他，我不能累了他。」

「阿蓮，你說我怎麼打算，我想起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學，他的哥哥在文冬開一間木廠，如果他能給我一個書記的工作的話，我和你就可以到那邊去，生活在一起，當然是要好好的結婚的啦！」建文興奮地說：「阿蓮，你說，這個計劃好嗎？」

「……」秀蓮沉着臉孔，一聲也不响。

「告訴你，事情成功了！」建文叫着：「今天早上，我打了長途電話去文冬，那同學的哥哥答應了，他給了我一個書記的職位，一個月給我一百二十元的薪金。」

秀蓮低下頭來。

「怎麼，阿蓮，你怎麼不說話呀！」建文感到驚訝。「你不是嫌

一百二十元太少，不够生活。是的，我們還可以想辦法呀！比如，我們可以在下班時間替學生補習功課，而你，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生活苦，沒有關係，只要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會快樂的，你說是嗎？」

「他爲了我，願意做苦工，過苦日子，啊，他真的太愛我了。難道我就忍心讓他爲了我，這麼委屈自己嗎？」秀蓮想着，熱淚禁不住流了出來。

建文連忙拿出手帕替她拭眼淚，他不安地問：「阿蓮，你是不是怕過苦日子？」

「不，」秀蓮迸出這麼一個字，接着，痛苦地搖搖頭。

「哦，」建文稍爲寬了心。「我知道，你是捨不得離開父親和妹妹。你得想開一些，文冬離這兒只有一大半的路程；我們隨時可以把你的父親接來玩一兩天。將來，我們有了辦法，甚至可以請你的父親和妹妹跟我們一塊兒住。當然，人是有感情的，離開了家，離開了親人，心裏難免會難過，就是我自己也是如此，不過，我們離家出走，實在是不得已的呀！」

「唉呀！他越說越令我難受了！」秀蓮想：「他爲了愛我，得忍痛離開家和親人。而且，他還爲我考慮得那麼周詳，儘量減輕我的內心痛苦。啊，他如此的愛我，願爲我作那麼大的犧牲，而我呢？」她的熱淚又流了出來。

「……」

「……」

「……」

「……」

「……」

「阿蓮，你別再哭，好不好？你哭，我心裏也難受。」建文蹙着雙眉，接着，勉強一笑。「阿蓮，你想一想我們未來的生活吧！我們自己有一間小房子，我下了班回家，我們就在一起，你燒飯，我掃地，大家一起料理家務。還有，我們愛談什麼就談什麼，愛怎麼玩就怎麼玩，沒有任何人干預我們，我再用偷偷地跑到河邊來。……阿蓮，想想我們的未來吧！你會感到安慰，得到鼓舞，獲得快樂的。」

「啊，我不是真的要和他去過那種生活呢？」秀蓮想：「當然，對我來說，那種生活是幸福的，可是，對阿文來說，那是一種受苦。我能犧牲阿文的前途來求取我自己的幸福嗎？啊，不能，不能。我必須聽從爸爸的勸告，和他一刀兩斷，是的，我應該這麼做。」

「阿蓮，你現在不哭了，我真高興！」建文欣喜地叫着：「你想通了，就不會感到難過的。」阿蓮，你說，我們什麼時候動身呢？」

秀蓮抬起頭來，咬着牙較，說：「不，我不能跟你走！」

「不能，爲什麼？」建文大吃一驚。

「我還是欺騙他，說：我不愛他。」她想，於是，痛苦地說：「我，我不愛你！」

「你不愛我？阿蓮，你這是開什麼玩笑？」建文感到啼笑皆非。

「阿文，其實，我是愛你的，不過，我不能愛你。不，我不能這麼說，我必須說到底！」秀蓮想，她緊繃着臉孔，說：「阿文，我沒有開玩笑，我真的不愛你！」

「阿蓮，你怎麼不是開玩笑呢？你說不愛我，明明是在開玩笑。」建文激動地說：「我們來往已經有一年了，我們一塊兒散步，一塊兒談天，我們彼此傾吐愛意，而且決定要永遠，永遠地生活在一起，……是你同意讓我去找我的爸爸談判，要他答應我們的婚事。……這一切的一切，你說都是開玩笑嗎？」

「啊，他居然不相信我的話。這，這怎麼辦呢？哦，我應該說得嚴重一點，讓他對我死了這一條心。」秀蓮想，她猶豫了一下，說：「我，我真的不愛你，我愛的是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他，他是誰？」建文急燥地叫着。

「啊，我實在只專心專意的愛你，沒有愛上其他的人。」秀蓮想，但，她仍然嚴肅地說：「我爲什麼要把他的名字告訴你？」

「好，好，」建文站起來，不安地徘徊着。「那麼，請告訴我，你愛他是不是超過了我？」

「他那痛苦的心情也令我痛苦了，唉呀，我不該再欺騙他，折磨他了。——不，不，我應該堅強一點，我必須要欺騙他到底，讓他跟我絕交！」秀蓮想，她白了他一眼

說：「當然是超過了你！」

「超過了我？」建文急促地呼吸着，臉孔好像被烈火燃燒那麼痛苦。「你和他的感情到底是達到什麼程度？」

秀蓮想了一想，說：「我，我和他已經有了孩子！」她吃了一驚，心想：「啊，我怎麼會說出這麼可怕的謊言呢？」

「你跟他有了孩子！你這浪漫的女孩子，你這淫蕩的娼妓！」建文揮動着拳頭，好像要向秀蓮打去，可是，却只是在她面前的空閒舞動着。

「他爲什麼不打我呢？他打了我，我倒會感到痛快。」秀蓮想。建文頹喪地垂下雙手，用一種期望的目光看着秀蓮，說：「阿蓮，難道你對自己的行爲沒有一點解釋嗎？」

「有什麼好解釋？我正是你所說的那麼浪漫和淫蕩！」秀蓮橫着心，說：「現在，你相信我不愛你了吧！」

建文轉身，在低頭徘徊。

秀蓮站起身，說：「阿文，我走了！」

「不，不。」建文突然叫着，跑上兩步，緊抓住秀蓮的雙臂。「阿蓮，你不能走！」

「你放開我！我這麼欺騙你，你應該把我踢走才是。」秀蓮說。

「是的，你在欺騙我。」建文喃喃着：「你不會愛上他人的，你

愛的只是我，真的，只是我。任你說多大的謊言，我都會拆穿的。」

「哇！」地一聲，秀蓮向建文的懷中撲去，她用力抓住他的胳膊，說：「阿文，真的，我只愛你一個人，剛才，我騙了你，對不起！」

建文也流下眼淚了，但這是一種喜悅的眼淚。「阿蓮，你爲什麼要這麼愚蠢，要這麼欺騙我呢？」他問。

秀蓮一邊哭一邊說：「昨天下午，你的父親來找我的爸，要脅他不許我和你來往，我的爸對我說：『阿蓮，你得跟林家的阿文一刀兩斷，人家是有錢的，又是唸書的，你是個割膠姑娘，怎麼配得上人家。』爸的話說得有理，我和你結合，是會毀壞你的前途的。」

「阿蓮，你別相信他們的胡言，」建文鄭重地說：「誰說你配不上我，你有你的優點，『人』是一律平等的，沒有誰配不上誰的。阿蓮，你以爲我得到博士學位，做社會名流，會滿意，快樂的嗎？不，不會的；告訴你：只有當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才會真正的感到幸福和滿足！」

……

夜輕輕地垂下黑幕。秀蓮和建文離開了河邊，走出了灌木林。

黑暗籠罩了山，河和樹木，也溶和了秀蓮和建文的影子。

一家

馬漢



學生家長聯誼會的常年聚餐會已經到了尾聲。此刻，家長們有的正在用牙簽剔牙，有的正在噴着濃煙。講台上，家長聯誼會的顧問——某小學校長也是有名的教育家何樹人先生，正對着麥克風作他的演講。他說：

「……總而言之，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是並重的。在座諸位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除了把子女送交到教育家手中之外，自己也不能不負起教育他們的責任！」聽到這裏，聽眾們都曉得演講已到了尾聲，遂不約而同地拍起掌來。何校長在一片掌聲中咳了兩三聲，清清喉頭，一鼓作氣地繼續他的偉論：

「以兄弟來說：兄弟雖然整日為神聖的教育工作而忙碌，但是對自己的子女的管教，也是不遺餘力的。所以，兄弟的幾個小孩子，不是誇口的說，大體上都能表現出是有教養的孩子！兄弟的話就說到這裏為止，謝謝大家！」於是，一陣掌聲又起。何校長在掌聲中下了講台。

聚餐會的主席走上台，宣佈散會。跟着，人們起立聲，說話聲，夾着桌椅被移動的聲音和腳步聲，交織成一片混亂的樂章。不一會，人們紛紛離去了，把餐廳扔在冷寂的淵谷中。

何校長走出酒店，一看街燈已經亮了，四週已被撤清了夜的迷煙。何校長伸了伸懶腰，叫住了一部三輪車，跨了上去。

何校長被送到緊接着一條小徑的街尾。下了三輪車，何校長低着頭，踏上那條熟悉的通住宅的小徑。因為連日來下雨，小徑上泥濘不堪，何校長低着頭，拉起褲管蹣跚地走着。：：：。驀地，一架「士古特」亮着刺目的燈光，發出响亮震耳的馬達聲向他迎面衝來。何校長抬起頭來，眼睛被強烈的燈光照得暈眩，雙腳下意識地跳到路邊的草叢上，「波波：：：」士古特已由身邊擦過，濺起一陣爛泥，直濺到何校長的臉上，手背上，衣服上：：：。何校長口裏狠狠地罵了一句粗話，回過頭來朝那向街口直竄而去的「士古特」望去。那「士古特」剛好經過街燈下，一瞥之下，竟是他的大兒子山尼，車後坐的是一個打扮入時的飛女。登時使何校長瞪眼吹鬚。可是，「士古特」上的青年可完全不予理會，不一會已不知去向了。

何校長沉住了氣，走到了家門口。進了門，十三歲的次女莉莉和四歲的幼子亨利已迎了上來，親熱地叫了聲：「爹地！」頓時使何校長怒氣全消。「媽媽回來了沒有？」何校長問，一邊坐下來脫下鞋襪，解下領帶。

「還沒有。」莉莉回答說。

「爹地，」亨利用神祕的口吻爬上了椅背，把小咀湊近了何校長耳邊，說：「大哥剛剛載了個小姐去拍拖！」

何校長還沒有回話，莉莉却用手指輕按咀唇，向弟弟使了個眼色，「噓」了一聲。

何校長一時也懶得去理會，心想：「『綠野恩仇錄』中那對男女劍客到底有沒有打起來呢？」想着便問：「報紙呢？快拿報紙來！」兩個小孩子聽了便爭着去拿那份何校長家中所訂的唯一小報。何校長是不必訂大報的，學校裏訂了。但小報却不能不自己訂一份，爲了看武俠小說的緣故。

報紙送來了，何校長也脫去了外衣，便往「懶佬椅」上斜躺了下來，一邊對小孩說：「你們去等媽媽，別吵爸爸！乖。」他的雙眼已在找尋那段「綠野恩仇錄」的武俠小說了。

何校長正看得津津有味，他的「管家」——也是他那個五十歲了還未出嫁的姐姐從廚房出來了，一邊給他倒了一杯茶，一邊嘮嘮叨叨着說：「一個忙着公事，一個忙着搓麻將和應酬，這個家正不知要變成怎麼樣了！」

何校長聽到了，心中有點厭惡，遂以無聲的抗議，以便繼續看報紙。但是，那個可不合理會這一套，還是噲噲下去，她說：

「山尼整日開快車，我真擔心有甚麼差錯哩！我早勸你不要買士古特給他，你偏疼他，說甚麼有條件不可開快車，他當然答應了。可是，車到了他的手上，他還會記得這些諾言嗎？」

何校長的咀唇動了幾動，好像要答腔了，但他畢竟有過人的容忍力，却沒有開口，眼光仍注視在小說上。姑媽又接下去了：

「咪咪才十六七歲，就整天去鬧甚麼派對，每晚和那些黑皮白皮鬼混，你們也不管管。女孩子年紀不小了，你也不擔心她會出亂子嗎？」

聽到這裏，何校長的忍耐力忽然中斷了，他放下報紙，先用怨毒的眼光看了他的姐姐一眼，接着說：

「你別再囉嗦了！現在是甚麼時代了？老是用老祖母時代的眼光來看事情，管小孩子。現代的孩子不再是死氣沉沉了，他們應該是青春活躍的！管教孩子，在現代最注重個性發展！我們怎能約束他們的天然性呢？」

說完，又拿起報紙來看，心裏頭却想：「咪咪要是由你去約束，包她像你一樣，五十歲了還嫁不出去。」但是，他畢竟沒有說出來。

老姑媽聽了，呶一呶咀，口裏呢喃地說：「好，我以後甚麼也不說。我是老古董，不懂個性發展，你們懂，你們自己去管吧！」說着，踏着老母雞式的步伐走進廚房去了。

何校長又清靜地全神貫注在武俠小說的閱讀上了，他把報紙反摺了一下，眼光照射在另外一篇小說上。

這時，屋外有幾個女人談笑的聲音傳來了，接着是莉莉和亨利奔走聲和親熱地呼喚「媽咪，安地」的聲音……

何校長嘆了一口氣，爲他的武俠小說而嘆氣，然後站立了起來。這時，他的太太已陪伴着另外三位太太進來了，他忙着打招呼。

「嗯，你早回來了嗎？我可真累死了，陪着陸太太去 Shopping，整整一個下午，脚也酸了，眼也發花了！還是你好躲在家裏享清福！」太太一開口，就像江河決了口似的，一古腦地說個不停。

何校長隨便應對着，一邊招呼那三個女客坐

下。

主人與客人們正在談笑風生的當兒，四歲的小亨利却不響不响地從房裏捧出一大盒「麻將」牌來，捧到桌子前放下來，伸出小手，搖搖媽媽的手，催促着說：

「媽咪，麻將拿來了，快打牌吧！」

說得叫所有的人都哄然笑了起來，有的說：「亨利真瞭解媽媽的心，知道媽媽要打牌了，便替媽媽拿牌出來！」

「是啊，亨利真值得媽媽疼哩，這麼會體貼媽媽！」有一個太太說。

「……」又兩三張咀在齊聲稱讚小亨利的。

小亨利嬌憨地倒在媽媽的懷裏。媽媽一邊用手撫摸着他的細髮，一邊說：「是啊，時候也不早了，我們的八圈可以開檯了吧！」

其他的三個女客都沒有異議，於是，太太們都站了起來，朝向窗邊的麻將檯走了過去，各自在一邊坐了下來。於是，劈助拍啦，麻將牌被倒了出來，散滿了一桌。媽媽說：

「小亨利，到廚房去叫姑姑沖一壺咖啡出來，還有，告訴她媽咪在打牌了，要她準備好宵夜。」

小亨利乖巧地應了一聲，跳跳蹦蹦地到廚房裏去了。客廳上洋溢着劈助拍拍的打牌聲，還有太太們的尖叫聲，嘻嘻聲。

何校長憐惜地望了武俠小說一眼，心裏想：「完了，又沒法子看小說了。到那兒去消遣好呢？」

這時，莉莉却走到身邊，低聲說：「爹地，家裏太吵了，帶我去看場電影吧！」

「看電影？可是有甚麼片子好看呢？」何校長一皺眉頭，想不出究竟有甚麼片子可以一看的。

莉莉建議地說：

「京華吧，爹地。京華上映扭腰舞之戀哩！」

最新的扭腰舞，真真好看得哩！」說着，莉莉還擺一擺柳腰，裝模作樣一番！

何校長想：「好吧，反正是消遣嘛！輕鬆輕鬆一下，眼睛吃吃冰淇淋也好！去看看人家外國的青年青春活躍的樣子吧！」便說：「那你快穿鞋吧，趁弟弟還沒出來就去，不然他會吵着要跟去的。」

何校長說完便披上外衣，穿上懶佬鞋，等莉莉穿好鞋子，一塊兒悄悄地走了出去。

小亨利捧了一壺咖啡出來。咖啡壺又重又燙，所以他顯得很吃力的樣子，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到他的動作。好容易他才將咖啡捧到檯子邊的小几上，一邊跑到媽咪的身邊，撒嬌地說：「媽咪，給我兩角。」

「唉，向你爹地要去。告訴你媽咪打牌不許討錢，你偏要討？壞頭彩！」何太太一邊打出一張牌，一邊漫不經心地回答。

「嗯——爹地呢？——爹地和姐姐不在了！嗚——嗚——」小亨利用小獵犬般的眼睛在客廳上搜索着，然後哭出聲來，眼淚卻沒有滴出來，但是他却用小手指在揩着。

「哦，爹地走了？唉，怎麼這樣沒有交代就走了呢？哪——兩角，拿去！到隔壁去拔波比玩吧，不要淘氣。媽咪打完牌才再給你五角！」何太太一邊注意賭友打出甚麼牌，一邊哄着小亨利。

小亨利接過銀角，雷也似的喊着：「嗚嗚！我去買樹膠圈找波比玩撲克牌去！」聲音一停止，人影也不見了。

「小亨利也會玩撲克嗎？」一個太太隨口問道。

「是啊，他才四歲罷了，居然會看撲克牌，也會計算撲克牌的數目了！他爹地常說：Learning by doing，從遊戲中學習，就是這個道理啊！」何太太說完就看了一眼賭友打出的牌，一邊一把牌翻了出來，一邊叫：「我糊了！」

心靈上的暗影

·年紅·



劉謀有個秘密。

起初，他以為除了陳律師之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個秘密。然而，日子和他底心理都漸漸地迫他相信一個事實：住在他屋里的四個年青房客也知道這個秘密！的確，這並不是鬧着玩的。他得處處小心，時時刻刻提防他們，免得這個秘密被公開出去！

四個房客很快地便發現劉房東的舉止有些不正常。每當他們坐下閒談時，他們總聽到走廊上有房東沉重的腳步聲，乾咳聲。曾經幾次，他們打房門時，房東正站在他們的門口，很不自在地對他們點點頭；並且裝着在尋找什麼似地，彎着身，望着地上。……

房客們心裏想：難道劉房東是個特殊人物？他想偵探他們的行動？雖然，他們四個都自覺得本身並無任何違法的行為或是不道德的品行，但是，爲了避免麻煩起見，他們開始提防起他了。說話時，他們總把聲音按得很低，而且常常先朝門外望一陣。

劉謀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了。他幾次三番地聽到他們四個交頭接耳地談論着。不用說，他們一定是在談論那天晚上的事——那個秘密。他絕不能讓他們這般下去啊，他得想法子對付他們！

於是，他越來越顯得憂鬱和不安了。

他會跑到律師館去找陳律師，和他商量這件事。

「無論如何，你得替我想個法子。」他說：「這些人就像沙子，老在我底眼裏作怪！」

陳律師皺一皺眉頭，似乎感到爲難：「可能是心裏作祟。據我猜測，他們根本無從得知這件事。」

劉謀似乎有點不高興。「要是你住在我底屋裏，你就不會這麼說了。」他握着雙拳，有些激動地說：「老實說，這種精神負擔的確太重了，我已經感覺到無法再忍受下去！現在，我只問你，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問題？」

「趕走他們，」陳律師很莊嚴地說：「不過，你得顧慮到：法律

上，屋主是不能隨意將房客趕掉的。」

房客們看完半夜場電影，低哼着曲子，回到房裏，按一下電鈕，却不見燈光。

「真奇怪，怎麼不亮了？」

「準是燈泡壞了。……」

「哈，看來是希洽閣導演的片子。」

劉謀在房裏聽得他們「吱吱喳喳」地在談着，心兒一震。「又在談我底秘密了！」他想。於是，一翻身，下了床，躡手躡足走到門邊，把耳朵貼在門板上。

「我倒喜歡黑暗，因爲暗地裏做壞事沒人看得見！」

「哈……」

劉謀聽得一清二楚，腦海裏即刻浮現出那晚上的情景。在他底記憶中，檯上是有盞並不很亮的檯燈的，可是，在他底眼裏，却比沒有亮光還要來得陰暗。他拉着床上婦人冰冷的手，全身的肌肉不停地哆嗦着……

「把那東西拿來！」

這是當夜他顫抖着嗓子說的，現在却清清楚楚地在他耳邊響了起來。「沒錯，他們正在談那晚上的事！」他想：「我絕不能讓他們再談下去！」於是，他狠力將門一把拉開，滿臉殺氣地衝出門去。

房客中一個打從褲袋裡摸出一枝手電筒，交給身邊那個，那人扭亮了燈，射在劉謀底臉上，他立住了。

「劉先生，我們房裏的燈不亮啦。」

「干我屁事？」他咬着牙，眼裏閃着怒光。

「我們可以進你底房裏去看一看電錶嗎？或許是出了毛病。要是『保險絲』斷了，我會換。」

「電錶沒有毛病！」他直截了當地回答道。

房客無可奈何，只說了一句：「可能是停電，回身便把門關上了。」

劉謀呆了好一陣，才回到自己底房裏，並且，故意地扭亮了房裏所有的燈，得意地微笑着自言自語

「看你們搬不搬！」
一連幾個晚上，劉謀都這麼地爲難那四個房客，老以爲他們會自動搬走，誰料到他們都無動於衷，若無其事。雖然他們會向他提過，然而一看他底臉色，便也就算了。他們的容忍，反使劉謀感到着急和不安！

鬧鐘的長短針剛好重疊在「12」的上面，劉謀躺在床上，感到萬分的疲倦，幾次閉上眼想好好地睡一覺，然而，耳朵却不肯休息。沒片刻光景，他又睜開眼來，望着天花板上的方格。

隔房那四個傢伙還沒入眠，他們大概是在談那夜的事吧，否則何必把聲音按得那麼低沉？劉謀慌忙下床，開門閃到走廊，沉着氣聽着。

「……說真的，我漸漸熱愛起黑暗來了！」

「唔，唔有暗的好處。……」
「暗有暗的好處？這是個極大的諷刺！胸部被猛擊一下似地，劉謀用力地乾咳一聲，裏邊即刻靜了下來。他想：「若不是在談我底秘密，他們爲何一聽見我底聲音就靜下來呢？」

他來來往往地踱着方步，心裏真可說是千頭萬緒哩！……

那天晚上，他和陳律師走進母親底房裏的當兒，他底心跳得很急，臉色也變得蒼白。

「別緊張。」身旁的陳律師推一推他，說：「千萬不能耽擱，萬

一你哥哥趕了回來，那甚麼都成泡影了！」

「假如他追究……」
「別說孩子話啦，還不趕快動手，久了恐怕會有麻煩的！」

「陳先生，你聽，外處有人來了。……」劉謀全身抖了起來。

腳聲慢慢地近了。

「忘不了，忘不了……女主角演得還不錯……我覺得她是不該死掉的。」

劉謀拉拉陳律師底手，貼在他耳邊說：「是房客——四個。」

「別管他們，動手吧。」陳律師說。

劉謀猶豫了好一陣，終於提起勇氣，一步一步地走到床邊，一把握住那隻冰冷的手。

「誰呵？」床上的老婦人呻吟着睜開眼，有氣無力地問。

「是我，阿謀。」他顫抖着聲音說：「醫生說你底病很快就會好的，所以——我把你接了回來。」

「阿智呢？」

「哥哥在澳洲讀書，你忘了？」

「他——他該——回來了……」

「說着，便閉上眼睛。」

「把那東西拿來！」劉謀往後邊招一招手，陳律師連將一卷白紙交給他，還鄭重地提醒他說：

「指印要蓋在右下端，千萬別弄錯。」

當他們兩人走出房時，發現四個房客很不自在地站在走廊上，神色非常可疑。

「剛才的事他們一定——」劉謀又驚又氣，死瞪住他們四個。

「劉先生，你的母親好些沒有？」

劉謀並不回答。心想：「別試探吧，我是不會上當的。」

「聽說是患了胃痛，有沒有動手術？」

「嘿，醫生說他年事大，不能開刀。」陳律師見情勢不對，忙答一句。

「試過白花蛇舌草嗎？人家說，這是治病特效藥！」

劉謀狠狠地白了他們一眼，心想：不用裝啦，肚子裏的鬼計誰不知道？於是，一轉身，走了。……

第二天，劉家熱鬧起來啦，廳前廳後都是人。原來，老婦人已於凌晨斷了氣。

善後事辦好之後，陳律師便在喪家親友面前宣讀了老婦人幾個月前立下的遺囑。遺囑上說：她生前所擁有的「一百多「依格」的樹膠園，全部移給她底第二個兒子——劉謀。」

在座的人都聽呆了。他們互望幾眼，都頹喪地低下頭去。

劉謀偷偷地看了哥哥一眼，只見他，雙目發呆地老盯着靈位上母親的畫像……

事情算是過去了。陳律師得了一筆相當可觀的款項，當然不會揭發劉謀的祕密。至於劉智，現在在澳洲攻讀大學課程，兩三年後，畢

業歸來時，相信再也不會提起財產的事。就算他記憶中還留着一些印象，心中還存着若干的疑問，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爲，他受過高深的教育，當然不敢知法違法，鬧上法庭。劉謀有人証，又有物證，吃虧的必然是他！

這般看來，劉謀的確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現實却往往不如想像那麼的令人滿意。劉謀做夢也沒料到那四個房客竟會帶給他這些不必要的麻煩和苦惱！他簡直被氣得要發瘋啦！而他們四個仍然沒有放過他。

過去，他曾想恫嚇這四個年青人，却不知如何開口。他也會向陳律師提及要控他們「誹謗之罪」，只是陳律師一口咬定他自己疑心生暗鬼！

他苦悶極了！他想：無論如何，他都得將這些人趕走！可是，有時候又覺得這麼做很不妥當，萬一他們老羞成怒，出去外頭大加宣傳，豈不弄巧反拙？

他該怎麼辦呢？他想：如果這個祕密被揭開了，他將如何去對付自己底哥哥？他該怎樣向所有的親友解釋？他又得應用甚麼手法去申辯，以便取得社會人士的同情？洗脫這罪名確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呀！

每當他想到這些問題時，便禁不住地歎起息來；但是，歎息又有甚麼用呢？壓在心頭上的重鉛是永遠移不開的！

愛

與

被

愛

林 綠

「你是受過教育的人，什麼工作不可做，却偏偏選擇了這個？」我責備地問。

「這工作有什麼不好？也是要出力流汗的！」她答。

「但是別人會這樣想嗎？你願讓人蔑視你的人格，侮辱你的清白？再說你又不是急需工作，就是要，也有適合你的。」

「酒吧女郎，一定是低賤的麼！幹上這個就不清白了？別人庸俗的想法與我何干？哼！我就偏要做！」她執拗地說。

「然而人是無法與現實對抗的，聽我說，不要意氣用事了！」我的語氣放柔了。

「我要。」

「那麼，你告訴我原因。」

她不語。

「說呀！」我催道。

「你……你逼我的！」

「我！」我怔一怔。

「你逼我的！」她激動地說。她哭了：「我愛你，那麼深深地愛你，而你却一點也不愛我……你既輕視我，我就做給你輕視吧！」

「意……心……」她的強詞奪理使我又生氣又心痛，「你怎麼可以這樣想，我若輕視你，早不屑與你來往了。」

「可是你不愛我？」她嗚咽地問。這話不知問過多少次了。

「愛情是不能够勉強的，這淺易的道理你也明白：我喜歡你，我們可以做很好的朋友。」我這話也不知說了多少遍了。

「我們認識這麼久了，你不愛我就是討厭我，輕視我，男女之間是沒有友誼的存在。」

「隨你怎麼說吧！」我懶得再與她辯論，這件事她與我一直相對。「總之，我希望你謹慎考慮一下，這一步，將決定你整個的前途，終身的幸福。」

「我還有幸福嗎？我已經決定了！」她又哭了。

「我還會去當了酒吧女郎。」

那天我去勸她，是她母親特地來找我去的，她知道我們之間微妙的關係，請我儘力設法打消她這個自甘墮落的念頭。女兒大了，做母親也管束不了。想不到我的話完全失效，且竟還牽連着我的原因，使我回來後一直難過與不安。意心做事過份衝動固執，甚至還愚蠢幼稚，如果她選上這個可以更多接近男人的職業真的與我的拒愛有關，心理學家恐怕還會分析說她心理變態。我在她臨去之前還特地抽空與她詳談了兩個鐘頭，可是我的努力仍然失敗了，她似乎意志堅決。本來，若爲了生活問題而又無法獲取更好的工作而幹上這個，誰也不能非議；工作原無貴賤之分，是人們硬要加此分了。污泥中自有不染的蓮花，只要行爲檢點，潔身自愛，仍然值得尊敬。但意心當上酒吧女郎既不是環境問題，更不是工作能力問題，她的理由，是不成理由的理由……

意心當了酒吧女郎，我和她母親仍懷着只是一時任性不久便會放棄的希望。

說實的，像意心那樣的性格，當上酒吧女郎怎樣也難令人置信。她嫺靜又不擅辭令，住在她

家時朋友來訪我她都很拘謹，如何能應付那種胡鬧的生活。

她的母親悲傷憂悒，我內疚不安，認識的人都爲她惋惜。可是我們的勸告都失效，想不到向來樸素的她，竟打扮得花枝招展去上班。她越轉變，我的良心就受譴責得更厲害，也矛盾得厲害。不愛她，她遂會更墮落了。這樣美麗善良的女孩，不認識的人都要爲之不忍；愛她，又完全違背自己的意志，再說這種假意的事我也演不來。愛情可以培養的話必須推翻了，我和意心的愛情就無法培養！

意心工作的酒吧，所幸還算高級的。酒吧被分爲三級，低級的胡鬧程度閉上眼睛也可以想像出來；中級的酒客行爲還有點分寸；高級的客人時時不忘保持紳士風度，輕佻時不敢過份，中、低級裏所表現的態度，絕不敢運用在高級的酒吧裏。

她工作後，我們見面的時候只在週日她休息的日子。其他的時間我想見她，就得上酒吧去。爲了她的緣故，我一個月內倒上幾次酒吧。我只有那瓶啤酒的數量，上那種地方當然必須喝酒，而叫半小瓶又顯得太寒酸了，所以我每去一回，一瓶啤酒總喝不了四分之三。好在白啤酒只兩塊錢，意心開我的櫃自不用給小賬。酒吧的規則是誰開櫃就結誰小賬，其他酒吧女郎給不給全隨客人的意思。我不想討好她們，當然不會化這種錢。這樣我上一回酒吧，包括車資，頂多化四塊錢，不算太浪費。何況她幹上這行是爲了我的原因，吝嗇這一點錢當太不應該了。

我去看她，除了想觀察她是否爲環境所同化，仍不忘加以勸告，希望她能及時回頭。置身在壞的環境中，好比掉進了泥沼，如不能及時拉起，就要越沉越深。當然也有掉下去而沒有下沉的，但畢竟是少之又少。在這種情形之下，希望她潔身自愛是危險的，設法救出泥沼才是根本的辦法。然而我的努力全白費了，有時我去看她，她

不是故意跟客人打情罵俏，使盡放蕩本色來氣我，就是叫別的同事來陪我，講些肉麻的話使我受窘。這些，我都一語不發地忍受了，我原諒她那種「女人報復」的心理。坦白說，看見她與客人親密，心裏確是生過妒忌。但那不是愛的妒忌，而是酒客不配與她接觸的妒忌。有時，在聽完了我的話後，她會嬌聲滴氣地說道：

「怎樣啦，司徒先生！你醉了嗎？」

「你醉了嗎？」是第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話，這首歌在夜總會最流行，酒吧裏却常聽見酒吧女郎說這句話。這句話出自酒吧女郎口中配合上聲調表情是够嫵媚輕佻而引起那些半醉半醒的客人再加一瓶酒的。意心對我也說這樣的話用意是很明顯的。那語氣及神態，再加上客氣的稱呼，着實刺痛了我的心。同時亦使我增多一分內疚！如果她沒有當上酒吧女郎，她就是想學也學不來這麼逼真的浪漫態度，壞環境真可怕，僅僅短短的幾個月，意心那樣的人就完全給改造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心變得出人意料之外。好像蛇脫皮，才半年工夫，原來的面目就消逝得無影無踪！

意心的外形在變，我的內心也在變。有時夜裡想起她，心情激動得厲害，但我自己非常清楚那不是愛，而是一個小時伴侶的深切關懷，一個朋友的同情，憐憫。

我不能目覩意心漸趨向毀滅。爲了她，也爲了對她殷切指望的母親，我想該是我做決定的時候了。世間不是有數不清沒有感情而結合，却又恩恩愛愛的夫妻嗎？何況我與她有着最深厚的情誼，只是沒有滲進愛的成份在裏面。我若與她結合，不能作對恩愛的夫婦，至少會是一對很好的朋友。我於是把我的決定告訴她的母親，再上酒吧去找她。然而她的反應竟是異常冷淡，一點興奮的表示都沒有。而且當我把話說完，就急忙地轉檯。我不願再度失敗，請經理請她回來，嚴肅而誠懇地說道：

「意心！我說的都是真心話，你不相信我麼？」

「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要憐憫的愛！」她冷笑一聲，又離座了。

酒吧裡的燈光不怎麼明亮，我看不清她面部的表情，但她的冷笑縈繞在我耳畔似雷鳴，重重地傷了我的自尊！我頓時了悟，我即使真的愛她，說得如何坦誠，她也不會相信我了！我不敢肯定她是否仍愛我，但她可以肯定我不會愛上她。從小到大，廿多年了，我若愛她早就愛了，意心聰明伶俐，當然馬上就看出我的用心。

(三)

意心在酒吧工作已九個月了；九個月的時間不算長，然而壞環境要影響一個人，九個月却已很充份。意心以前那種嫺靜、溫柔樸素的氣質一絲不存地走出她的軀軀，取而代之的是媚艷、放蕩。完全不像個受過十二年教育的人。

我和她母親都灰心了。她母親終日憂悒，但沒有怪我。可是，我自己像做錯了大事般不能寬恕自己。在理上，意心的轉變與我毫無關係；但在情上，我得負一半以上的責任。

今年有薪假期，我回去鄉村探望家人；一個星期後回來，意心的母親告訴我一個令我震動的消息：意心與人同居了！她說意心帶他回來見過她一面，姓許，近四十歲的中年人，家境甚富有，此外對他的情形一無所知。她母親告訴我這消息時神色悲痛，我聽後也悵然！一切變幻得太快了，像一個夢。

我獲知了她同居的消息後，並沒有去看她，只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希望她能好好照顧她母親。我去看她是有用的，只有徒然增加彼此的痛苦。說不定我會沉不住氣斥責她幾句，我們的感情會更惡化！如果我判斷沒有錯，她此舉或者又

是對我的「報復」。但我極願我的想法錯誤。要是兩人真誠相愛，年齡懸殊並不算一回事；同居而不經合法手續，也未可厚非。婚禮只是一種風俗，一種形式，慶祝。男女結合原是共同創造美滿幸福的生活，只要彼此確信生活會快樂，婚禮的舉行與否，實無關緊要。

然而，兩個月後，意心却給我來了一封信，說她到吉隆坡當舞女去了，請我多多安慰她的母親，並說每月可寄一百元回來作家用。最後尙附註她與姓許的已經斷絕關係。

我看信後第一個湧起的思想是：是我害了她嗎？

昇

夏虹

我忽有離心之愆

在湖岸

啊，佛釋迦，請爲我擎

璨璨的希望，燭之白圭

（而我爲你擎，在湖岸）

於圓鏡的中央

將我和感激聯想

那顏面沒有愧色

請爲我譯，佛釋迦

譯他的言語——兩箇世界

隔朦朧的星帷

在此對視

那必是昇

超乎美，超乎真實

超乎，芬馥的愛情，人能夢及之夢

我們底魂，昇

在湖岸

在湖岸

松樹 笑

松樹

細雨微風後，茅廬邊幾枝瘦削的松樹枝在冷顫。

舉目蘆簾東邊，偃臥的太平山影，蔥籠中有縹緲輕霧。我從沒有看過這青山在午雨後竟如許空濛。山外的風踏過枝梢，搖落了幾滴晶瑩的雨點，洒在枝梢下的花叢。

花叢裏沒有盛開的花，伶仃的殘朵，還有幾瓣，伸出了頭，迎着清涼的微風，小小的花瓣在輕顫。我忘了這花叢的花有無名字，叫什麼名字。記得它有一次在雨後，細小的白花滿綴着，但在一夜裏全凋謝了；往後就斷續的開着幾朵，但都像這幾朵般的慘淡，孤零，令人想起一個臨風飄着亂髮的風塵女郎。

我記得這茅廬彷彿熱鬧過一回，那是在小白花滿綴的前後。蜂蝶歡欣的翩舞着，繞滿了花枝，還三三兩兩的飛舞在茅廬四籬。但隨着小白花的凋謝，就冷清了。小白花凋落的一天，仍有蜂蝶絡繹飛來，但片刻間都憑吊着飛去了。自此，這花叢偶然有一兩隻蜂蝶飛過，但都毫無顧惜的去了。我不知道這小白花為甚麼開得這般匆忙，凋的這般匆忙；為甚麼刺着兩朵，却不完全凋謝；也不知道它是否感到悲哀孤寂，但它確實慘淡而飄零了。

松樹，微顫着，像鬢髮灰白的軍官抖擻戎服上的霜塵，鏗鏘而慨壯。我曾幾許盤桓松蔭；在曙光中，在黃昏裏，在午後，在夜晚；於是自身也彷彿染上孤高的塵霜氣象，漸覺自身也有臨風舒暢的情懷。

這松樹是誰種下來的，在甚麼時候，我不知道；只是早在茅廬修葺前它就佇立在那兒，不過當時沒有現在的蒼勁。

松梢瘦削的，直棱棱，生着幾片凋葉，似乎輕輕的冷風一搖就會飄墜。我昂首凝望松梢上面的雨後的天，只覺得在廣闊中何其孤高！以前，在晴天裏，我時時躺臥松下，透過稀疏的松葉，俾視稀疏的天，聆聽風過處，响起陣陣的松濤，自身就彷彿有隱士的感覺。在不久前，與一位遠方知友在松下渡過數日，便又領略了深談的意趣，我記起那位友人臨去時的話：

……和你盤桓幾日，我最愛你茅屋邊的松樹和花叢，在雨後的斜陽中，那一種清淡的感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那幾朵殘花和一棵松樹，似乎都像飽經滄桑雨雪，但松樹令人產生慨壯的感覺，那白花却給人的飄零悲哀……

我拾起頭，太平山上，輕霧漸淡，少了葱籠的感覺。而太陽，早偏了西。……

瑞明

笑

在蔚藍的天空下，是青蔥的山巒，潺潺的流水，如茵的綠原。暮色中，村莊的炊煙四起，家犬伏在門籬，蝴蝶漫舞花間。我在一條碎石小徑逡巡，經過籬笆邊，偶然回頭，無意間看見一個樸素的少女在籬邊採集野花，我當時沒有想她為甚麼要採集。在轉回的路上，看見她站立在一個墓碑前，獻上了一束野花，嘴角掛着一個笑，那笑很慘淡，很無神。

我攜帶了這個笑，走過了許多地方；不久，遇到了另一個笑——夕陽柔麗的黃昏裏，清幽的湖畔上；水邊的蘆葦搖曳，悠遠的山巒暮靄，天邊有一抹絢爛的晚霞。

在虹橋上，我依憑橋欄，平靜的湖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身邊一個清秀短髮的臉龐，含着笑。這笑有點神祕，却含深意，似乎只笑了半，一半隱藏着，我當時無法了解這笑的内容，如今仍舊一樣，只感到一片迷惘。

這一個笑，我也帶在身邊，也走過許多地方；最近，又忽然發現了另一個笑——

一間樸實的屋子，門前有幾株樹。從窗外望，可以看見明媚的月亮。明淨的燈光下，一個嬰兒睡在年輕的母親懷中，嘴角有一個笑，很單純，很甜美；母親的眼睛柔和的像一片湖波，她把自己的面頰慢慢貼近嬰兒的面頰，閉上了眼睛，臉上是一個慈美的笑容。這時窗外的月光，屋裏的燈火，沒有蟲吟，幾絲微風，一切都在優美的境界中。於是慘淡的笑消失了，神祕的笑褪去，我沒有絲毫想念。

姚拓另一新著

美麗的童年

這是一本懷念鄉土的散文集，有深厚的感情與泥土的氣息。不日將與各位讀者見面。每本定價叻幣八角，可向本社預約定購。

有朋自遠方來

希臘 K. Palamas 作

魏子雲譯

一個從遠方的來人到了這個鄉村。鄉村座落在深谷裡。它周圍環繞着葱翠鬱鬱的羣山，儼如一道陡峭而厚大的鐵牆。

這個人告訴圍着他的那些村人說：「看起來你們的這個世界是這麼遼闊，這麼美麗！」

「一點不錯！」一個村人回答。

「瞧，」另一個村人說：「你看我們的莊園有這麼豐富的青山翠谷。」

另一個村人又說：「我們還有那麼多橄欖樹；我們沒有它就沒有生計。」

那第一個說話的村人又說了。「另外還有，我們一年間有兩次或三次在那邊山脚下，舉行我們的節日狂歡會。我們在那古松的蔭翳裡安排我們的宴會，我們在那裡痛飲，我們用自己編結的桃金娘花圈戴在我們的頭上。一年四季，我們四周的青山翠谷都像是一條遼闊而葱翠的絲帶，緊緊地包圍我們，當我們不耕不種的時候，我們就快樂的從窗口眺望這美景。」

那個遠方的來客告訴他們說：

「即使是這樣，讓我也告訴你們一些別的事情。不錯，這是你們的世界，這是圍繞着你們的世界，它是如此的美麗與遼闊。親愛的人們，當你們僅僅從你們的窗下眺望的時候，你們還不能發覺它全部的真正美麗。你們應爬到山麓裡去，爬到那塊山脚下狂歡場地更遠的地方去。爬，再爬，一直爬到山的高峯。等你爬到山的頂巔以後，你們的視界再向四周遼闊地帶展開，向那深

遠的地平線伸展去，那種景色就不是你們從窗口那裡可以看到的了。

「各處的天空，各處的海洋，全成了彩色與不同的光暈，在圍繞着一塊天地裡，所有文物都橫陳在他的面前。然後你再向下看，在那遙遠的正方，有一條黛綠色的絲帶，緊緊地環繞着一個小小的白點。那個在綠色天鵝絨似的搖籃中的白色小點，就是你們的鄉村。」

「但是，當你第一次從遠方看到它的時候，它似乎是一個渺小而陌生的地方，和你生活在裡面的時候所知道的大不相同。從遠方看來，你才能看到一個整體，密密麻麻排在一起，像一個活生生而蠕動着的東西，也像一幅鑲在鏡框中的名畫，它雖然那麼渺小，却仍不失嫵媚。」

「那麼，我親愛的人們，現在，當你們瞭解了你們的鄉村是那樣的渺小，當你們用整個的大世界來顯示你們村莊的渺小和平淡的時候，你們將比你們現在更愛你們的鄉村。你們準會有這樣的感覺的，那是因為你們已明瞭了你們的故鄉並不是整個的世界，因為你們瞭解了你的故鄉只是這宇宙之環上許多粗寶石之一而已。」

「此後，你們將會以新的觀點去愛你們的鄉村。你們現在所有的對你們鄉村的愛，不是看到或瞭解到地平線之後所產生的愛；那是一種還不會辨識出美麗遠景的愛。你們要以新的觀點去愛你們的鄉村，那種愛才更豐富更有意義。你們要用你們的才智方能認知一種博愛，都是與整體不

能分割的。你們要愛你們的鄉村，不應僅僅愛你們從窗口下面望到的那一點；你們愛你們的鄉村，應是由於你們從山巔展望到它是全宇宙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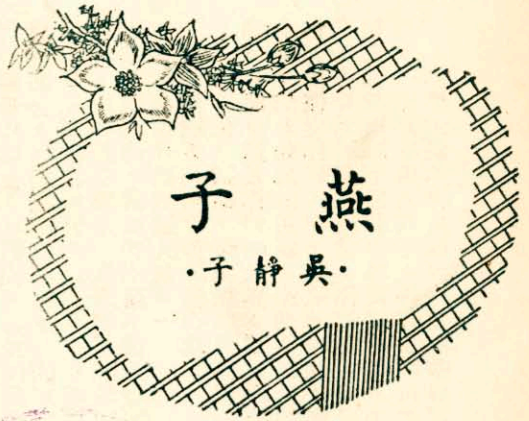
那個人的談話傳遍了鄉村。他的那些話是單純的農民所不能瞭解的。但一經輾轉傳播，他的話便逐漸變了本質而失去了原來的意思。於是，從這張口傳給另一張口，最後他的話傳到一個地主的耳朵裡，這個大地主像一個封建的君主一樣的控制着這個鄉村，農民們就像是他的奴隸一樣。於是，這個大地主思忖着：

「這個流浪漢在我的人民中間不停的煽動，也將引燃他們的理想，使他們渴望高遠的地方。他的話將誘使他們罷工，他將使他們忽視了每天的工作，他將使他們變成懶惰、粗野與自大，他將使他們無心照顧他們的家庭與每天的工作，他們將抬起他們的頭反對我，我的人手將越來越少，而且我的一切將會受到威脅。」

他叱喝他的農奴們說：

「趕走那個那惡的人，趕走那個流浪漢！趕走那個吉普賽！他是一個大騙子！他將弄糟了我們的鄉村！他又是一個沒有家的人，他到這裡煽動我們的鄉村，想毀滅我們這塊上帝賜予的寶物！」

於是，他唆使他的農奴們起來反抗那個人，要他們用石頭擲他。



燕子
·子靜吳·

鳥類中，我最喜愛燕子。在四季的國度裏，燕子是秋去春來的，人們稱牠為「候鳥」。然而，在這一年皆盛夏的熱帶地方，常常可以看到牠們急飛斜掠的美妙姿態，在牠們活躍的清晨及黃昏裏，牠們一面飛舞追逐，一面呢喃啾啾，那悅耳動聽的聲音，打破了天空的寂靜，增加了不少的生趣。

提起牠來，我就沉醉在回憶裏了：溫暖的春天，是牠們最快樂的季節，在郊野池塘的綠波之上，牠們三五成羣地低飛着，一個緊接一個，彷彿是在追逐嬉戲；牠們以極快的速度，從高空斜斜地掠過水面，幾乎與那微笑的春水接吻；而牠們那開岔的黑尾巴，好像是一把銳利的剪刀，要把那閃閃發光的自然絲綢剪破！

垂柳如絲，輕輕地隨着多情溫柔的春風飄拂，燕子確似許多個織布的梭子，牠們在柳條中穿來穿去，牠們一面飛翔，一面歌唱，藍天是那麼高，野花是那麼幽香。多美麗生動的景色啊！

夏季來臨時，大清早牠們就在探開呢喃低語，似在閒敘舊夢，像在囁情話。正午時分，牠們愛飛到綠蔭深處與蟬兒比賽歌喉，還有那許多小燕子，羽毛豐富，也到處飛翔，那點點的黑影，使人眼花撩亂！

秋天西風起了，天氣轉涼，怕冷的燕子，一批批的南歸，牠們勇敢地飛過高山、平原、海洋，飛回溫暖的故鄉。當嚴寒的冬天過了，接着是大地回春，百花齊放的季節了！牠們為追求可愛的春天，又三五成羣的重歸舊地。老巢破爛，再築新的，母燕又生下小燕，於是牠們整天為撫育小燕而忙於捉害蟲，這對農人來說是莫大的益處，因此，燕子也被人們稱為「益鳥」。

但也有人把燕子當作「勢利鳥」呢！據迷信的人說，當某一家人遇到流年不利大倒其霉的時候，第二年春到人間，牠們就再不飛回舊主人家的梁上了！所以，牠們認為燕子是趨炎附勢的，並且還舉出下面的一首唐詩作証：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真是感嘆人事滄桑，諷刺燕子勢利的詩了！宋朝的變法宰相王安石，晉代的大將謝玄，他們擁有大權和計算不清的財產，是那兩個時代最顯赫的風雲人物，傳說他們先後都築府第於南京的烏衣巷裏，可是他們在權失財散之後，結果弄得家破人亡，庭院殘破荒涼！梁上燕子大概是見主人的房屋倒塌，無處營巢棲身，不得已才飛入尋常百姓家了。這能說牠們是勢利眼和無情的麼？牠們的遷居是為了生存，是值得同情的。那麼，我要為燕子說句公道話了：同時，我還要由衷的讚美牠們：因為牠們除了清脆的歌喉，美妙的飛翔姿態，可供我們欣賞之外，牠春來秋去，不只使人知道時序的遞換，也可令人有所警惕而知及時努力事業，而且牠還是消滅農作物害蟲的英雄！

你能說燕子不可愛麼？

友聯出版社兩種文學史研究叢書

中國文學史綱 趙聰著 一元二角

論再生緣 陳寅恪著 六角

新加坡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吉隆坡馬來亞圖書公司

22, Bukit Bintang Road, K. Lumpur.



The Chao Foon Monthly

December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訂閱 零售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一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出版者：蕉風

電話：五一九六九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承印者：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一九六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蕉風月刊

號四〇—NDK字准版出

期二二一第

號月二十年二六九一